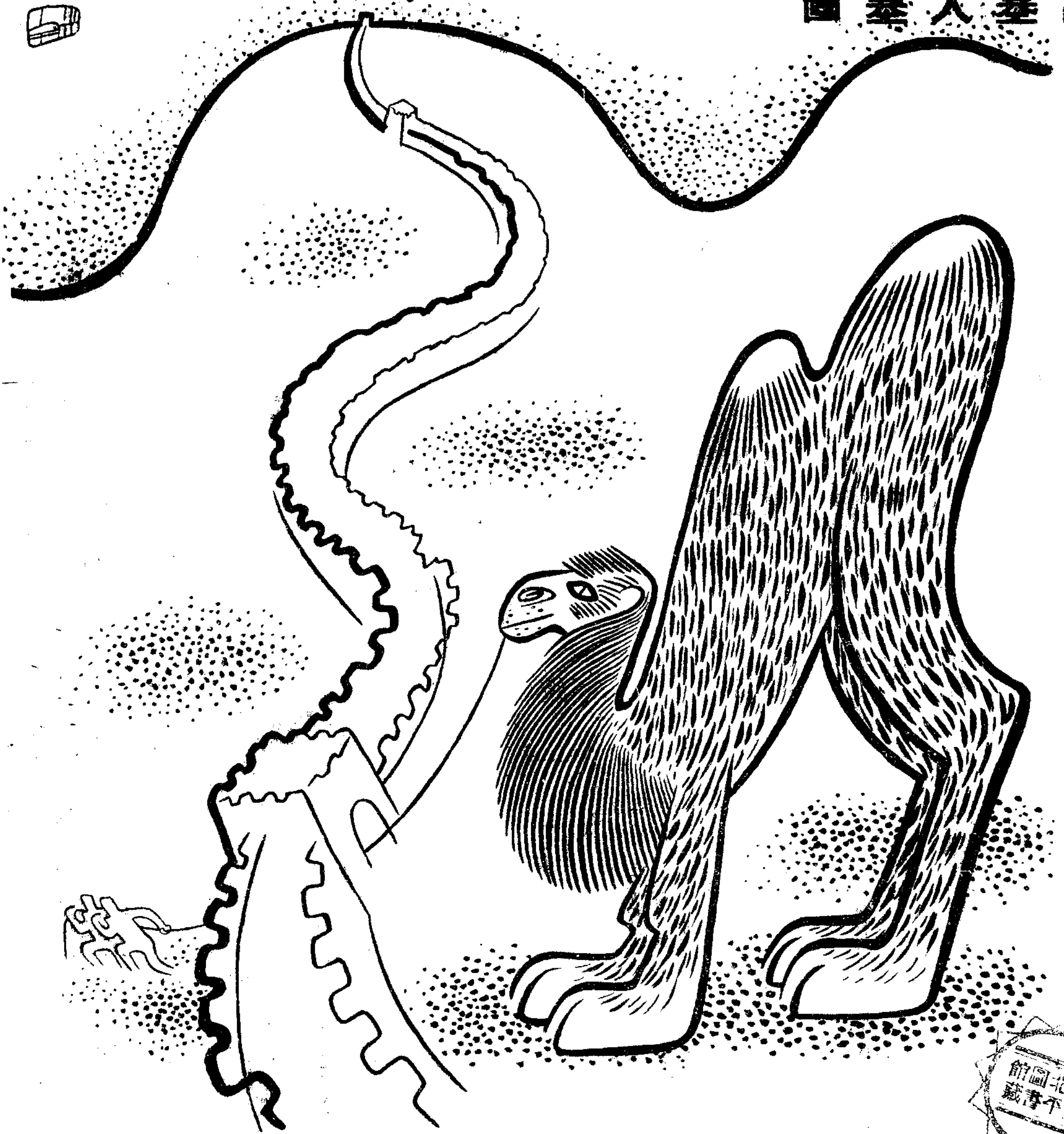


十
一
期

十日談

出塞入塞圖



D E C A M E R O N

NO. 11

•角一洋大份每•

日十二月一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時化圖書公司

特設代辦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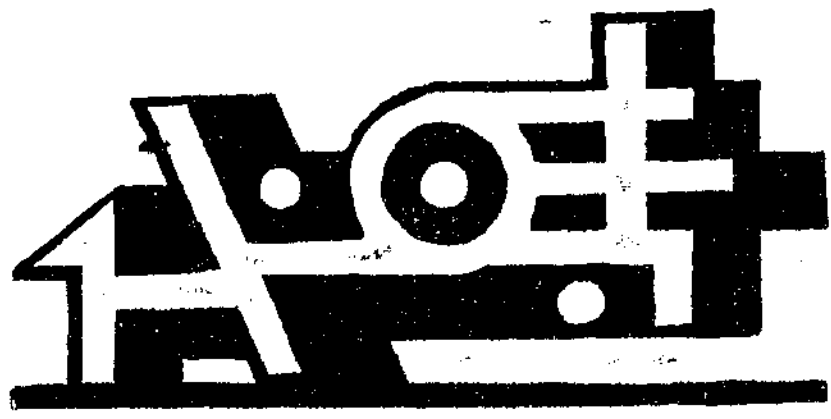
特點：
 服務忠實 辦事週到
 手續簡便 寄遞迅速

簡則：

業務：
 代辦印刷 代辦文具
 代辦書籍 代辦雜誌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 電話九二〇三一號

中國三大便宜刊物



藝術大眾化的先鋒

每册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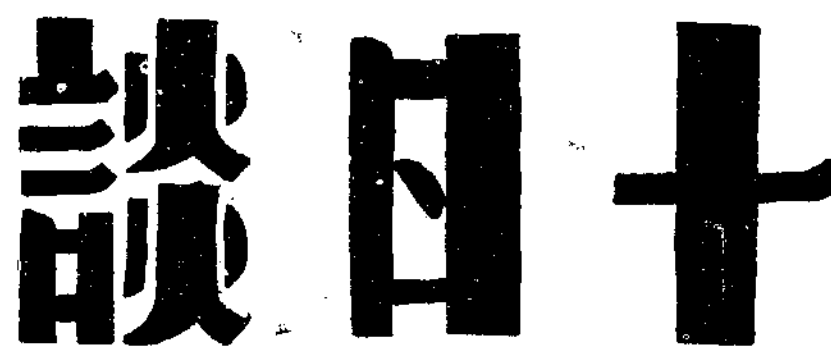
全年廿四期
 國內四元六
 國外七元八
 半年十二期
 國內二元四
 國外四元



中國唯一的一幽默刊物

每册一角

全年廿四期
 國內二元
 國外三元
 半年十二期
 國內一元
 國外一元六



趣味濃郁的大眾讀物

每册一角

全年卅六期
 國內三元
 國外四元半
 半年十八期
 國內一元六
 國外二元四

為酬謝愛護本刊之熱忱起見
 特訂一千載之時聯定優待辦法



- 一、聯定時代論語及十日談各一年者 概照九折計算
- 一、已定時代論語或十日談一年者再定時代論語或十日談一年亦照定價九折惟以未滿期者為限
- 一、聯定時代論語及十日談各一年者 憑定單採購本版書籍畫冊照價八五折優待

總發行所

時化圖書公司

上海福州路九十五號
 電話九二〇三一號

- 一、委託代辦者，一律貨款先付，且以現款為限。
- 二、委託人之姓名地址，請詳寫清楚，國外中西文並列。
- 三、委託印刷，請附式樣，並須書明印刷種類及數量等。
- 四、委託文具請書明名稱，定價，格式牌號，數量等。
- 五、委託書籍雜誌，請書明名稱，定價，數量，出版處等。
- 六、匯款請郵局匯票，或由銀行錢莊匯寄亦可，匯兌不週之處，得以郵票代洋，九五折入，惟限定省區通用郵票，外國郵票及污損者不收，外國鈔票，照上海市價計算之。
- 七、文具照包裝寄遞，一切稅餉，概照郵章，故請寬寄款項。
- 八、書籍雜誌，照印刷品寄遞，國外寄費照加，國內免費，惟欲掛號，每件另加掛號費八分。
- 九、各種書籍雜誌寄出後，除有缺頁與裝訂顛倒者，概不退換。

談日十

邊疆的動搖



黃紹雄氏

在華盛頓所訂定的九國公約，以及凱洛格公約所保障的中國領土之完整，自被日本人的大炮炸彈擊破之後，在東北出現了一個傀儡王國，而繼之以起的，便有西康與藏邊之糾紛，雲南的亂事，新疆的亂事，以及蒙古自治諸問題。凡此種種，可以見出中國邊疆的動搖。

邊疆的動搖，一言以蔽之，是邊疆的離心運動，也就是中國崩潰的一形態。這個中國，是很大的國家，擁有廣大的領土，包含各種不同的民族，在本來的支配力不能維持，而民族自決的呼聲漸盛，以及三民主義中之民族主義的主張有偏於漢族之傾向中，是遲早不免要出現的。加之治國為政，造成了國難的年頭，這種情形的早日發現，也可以說是當然的。

本來扶植國內各民族的獨立自治，應當是中國人民及政府不可避的責任，關於各項自治的要求，應不待其要求而輔導之培養之，決不是應加阻止障礙的。但自治應以各民族全人民為之，而非統屬於酋王公酋長支配之下者甚明。惟在目前的狀況中，只見有動亂的徵象，而未見自治之萌芽，很是可惜。此種動亂之來，全由於國內之實力疲弱，不足以顧及邊疆，而若干野心之國，便另生企圖之念，況且四境所接壤之地，大都虎視眈眈，每欲併吞，則在此中國方自顧不暇之際，豈有不蠢然思動者？這是近來各問題所以產生之故。

不過，總是因為有其可以產生之原因在，要使此種離心運動得一個總解決，決不是枝節解決所可了事的，而主持國政的大官，應當留心一下，不要再蹈覆轍才好。

親善又來了

近來中日親善，即日本人的日支親善之聲，又高揚起來了。自然是很應該的，黃郛北上，宋子文去職之後，中央本其一貫之外交方針進行。在不簽訂喪權辱國的條件之下，北方當局也可以就地商議一切事件，而中日方面已商妥者就有山海關附近地帶之交接，深東剿匪等等。在商妥中有通車通郵諸項，一切問題，大都有可以從速解決之趨勢，而日貨運華日增，抗日熱心日冷，在日本人方面，豈不大可躊躇滿志意氣洋洋呢。

在這樣志得意滿之下，自然要再來一下日支親善了。我們已經很多時不聽見日支親善之聲了，在前二十一條提出之後，因排貨的激烈，曾有很關的日支親善的呼聲過，而



圖旅行侶僑與族貴之古蒙

親善的結果，侵去了我們東北四省，來了一個焦土外交。（日前外相內田康哉語，即說舉日本國化為焦土，亦當保持滿洲）現在焦土外交下台，廣田弘毅的外交，却又是說要互相諒解親善了。可是我們的外交部長羅文幹先生曰，中日現狀，而二男一女同臥一床，已不成體統，而必要結婚，可笑孰甚。（大意如此，見各日報所載）我想這豈但可笑，簡直是可怕。我們的外交長，還能笑。可見中日親善在這一笑之下，或有展開之可能也。前者已有中央軍與日軍合攻方吉而解決之，目下又有共剿深東土匪之計，將來也許共打義勇軍而肅清之，則天下豈非可以早日太平乎。

但是天下太平之日，不知尚有中國否？不過，我們何必着急，中國之有無，在世界上是很大的問題，為這一塊國土，決不令神州陸沉而仍為大好國際市場的。不過現在暫時，我們有些人對於這親善覺得可怕，他們有些人，對於這親善，覺得可喜罷了。

國貨提倡

報載首都各界提倡國貨宣傳週，十一晚舉行提燈遊行大會，各機關團體學校，均熱烈參與，提燈遊行人員，凡二萬餘人，蜿蜒三里許，行政院秘書長蔣民誼，京市長石瑛，担任總領隊，行列奇燈異彩，五光十色，蔚為大觀。沿途觀衆，達五十萬，為首都近數年來未有之壯舉，晚十一時許始遊畢，至夫子廟前散隊。各界燈彩於散台後，陳夫放子廟，市立民衆圖書館三日，藉以擴大宣傳云。這真個人不懂了，國慶日的十月十日，因為值茲國難年頭，不許我們人民歡呼慶祝，而現十一月十一日，却又有如此盛大之提燈會，詎因北平有局部交涉之舉而國難已過耶？

提倡國貨是什麼？不過幫助國內若干資本家賺錢而已，和我們一般民衆，關係並不大，何以值得如此出動，竟要勞動秘書長和市長。國貨我們自然不反對，而且也希望牠發達起來，但在這個榨取吸收貧民膏血的組之下，即使發達起來，也不是好辦法，而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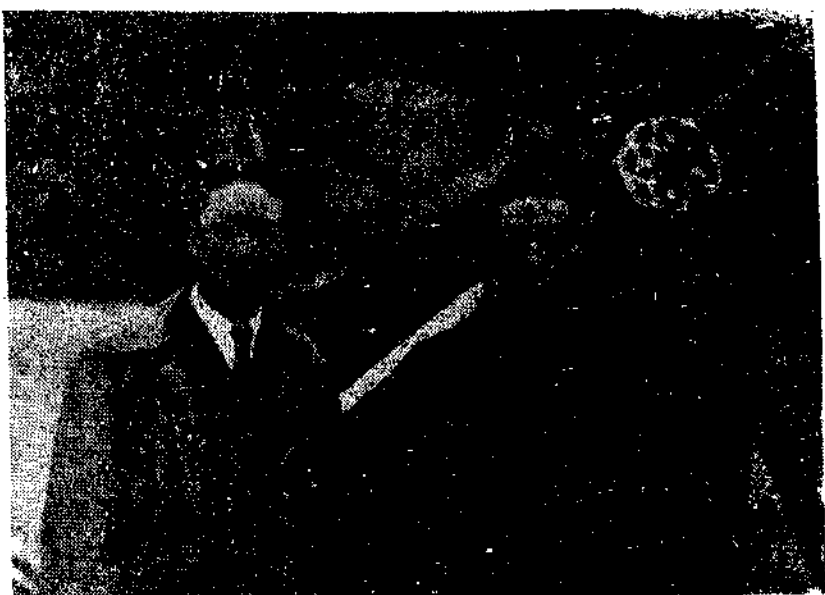
封面——出塞入塞圖	光宇
十日談——邊疆的動搖	——親善又來了——國貨提倡——悠閒
主席——盡是好百姓	
東南西北	——可
摩登不頹廢	——豈凡
外論——臺灣王臨別之言——與軍隊何用——不爾的噫語——剿匪詩	
十日談政治	——秋園
談彌爾敦失樂園的翻譯	——朱維基
中國美術西漸談	
給未婚夫第十封信	——斌
記左翼作家之羣	——阿靜
覆濤聲	——靜
異性熱力	——何人
末等要人	——了平
一個律師的自白	——吾人
航空獎券	——蟹錄
陸氏血案	——家械
記王登	——靜
有關者言	——會迭
編輯室	

定報價目

每份大洋一角	
國內	外
全年三元	全年四元五角
半年一元六角	半年二元四角
郵費在內	

廣告價目

甲種 每方寸洋一元五角
乙種 每方寸洋一元二角
丙種 每方寸洋一元



左右社前在禮贈舉國崗孫行年之成飛長全贈一飛獨見國空勵為月人瀝
孫社影孫之機時機行爲君桐家飛青功行途國與架機購特起救航鼓筆社開

且外國貨的改頭換面而充國貨者也很不少的當兒，何以國貨之提倡宣傳，竟可以比一國家的惟一國慶日之可以宣傳更重要？如此本末顛倒，一定國將不國。

這是我知道的，是一班商人，因為不景氣的年頭，想借此來號召銷一點貨色，況且日貨已經大批進來了，不再推銷，國貨那有出路，這是為做生意關係，自然要大宣傳一下了。為國慶沒有什麼可以貪圖的，誰肯出錢來白化，於是乎十月十日便冷冷清清而十一月十一日非那麼熱鬧不可了。嗚呼，這是在首都，便是如此，其他各地還有什麼可說。

悠閒主席

福州通訊：國府主席林森，上月二十三日由京乘應瑞軍艦返閩，迄今已逾半月，按日遊覽山水，不談國事，態度極為蕭閒。計自廿四日至二十六日，均住福州程埔頭其族人寓中，并赴倉前山、高蓋山、洪山橋、西公園各處遊覽。二十七日返衙前鄉祭祠，鳳港鄉掃墓，祿家鄉視察小學。二十九日復由衙前鄉赴青芝寺（屬連江縣轄）遊覽。十一月二日，復由青芝寺赴福廬寺（屬福清縣轄）遊覽。至八日始返福州。現俟昭蔭光緒後

，借海軍部次長李世甲，乘應瑞艦赴三都澳視察軍港，然後返京。林此次所至隨從極為簡單，除在福州寄居族人私寓，青芝福廬兩處下榻外，餘均宿馬尾海軍軍港司令所備之海平汽船中。至於宴會，除在衙前鄉宗祠應族人公宴一次外，其一切宴會，概行謝絕，惟骨董商有以古玩進獻者則不辭，而對故舊造訪者，亦垂詢甚詳，遇貧寒者，或濟之以金，若向之求事，則多以財政困難人員擁擠却之（十一月八日）

國府主席，能得如此清福，誠大不易。且在此國難年頭，內憂外患交迫之際，代表國家的元首，可以如此置身事外，也很難得的。這大概是我們的大國民風度吧。其實行政事務，有行政院負責，軍事有軍委會，其他各院部的執掌都各有其人，為主席者，的確也只有悠遊名勝絕景風景，以洩襟了。不過頂好不要專一

是回鄉，能在中國各地方走走，看看一般民衆的生計生活，不要以風景名勝為重，而能注意國計民生，則比之回鄉掃墓，一定是更有意義的，在心理上，也不會專一是悠閒了。

盡是好百姓

羅文幹專員巡視新疆回來，對

可以說全中國各地皆然，也可以說全世界各國皆然。中國之多內戰，由於官僚軍閥之爭奪利權地盤擴張勢力也，國際間戰爭也是由野心的官僚（在外國叫做政治家）軍人的爭奪利權地盤擴張勢力也。凡是戰爭之罪惡大都全由非好百姓的官僚軍人造成之擴大之，而受其禍殃者則為好百姓，故好百姓極恨此輩官僚軍人也。惟好百姓太好了，除恨在心頭以外，無別法可想，故此輩惡官僚壞軍人的暢所欲言，然則好百姓也不是盡好也。好百姓如能覺悟到不肯再做好百姓，則官僚軍閥之末日到了，像孫中山提倡革命，滿清政府便倒，國民革命軍北伐，北洋軍閥瓦解，便是其例，以下未詳。

東南西北

可可

務本女學以校長而鬧起了風潮，解決的辦法是暫行停課，以資整理。學生的鬧風潮，現在已不像往昔一般時髦了，這一鬧教育，也不是盡壞了，但所苦者是學生耳。學生之入學，是來求學，他們決無黨派關係也，但說學校中，無黨派則不信，是故鬧風潮之結果，頂吃虧的還是學生。至於風潮內幕如何，我們不想提及。

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贈給俄國的前進作家蒲雷，此人談革命，不擁護蘇維埃俄羅斯，不提借馬克斯主義文學，不擁護階級鬥爭，於是有一部人表示不滿了。但明白諾貝爾獎金委員會是怎樣一個機關，則便可知此舉之屬於當然。自由談上有說商定文豪什麼，其實何必文豪才是商定，自居非文豪之地位者，又何嘗不是商定的呢？這類的社會組織之下，沒有別的法，倘使魯迅先生的書在北新銷路不是這樣好，魯迅先生便不成其為魯迅了。

市教育公安兩局長，昨發會銜佈告云：案奉市政府第七三二八號訓令內開，案准內政部警字第二四三五號咨，查兒童及通俗書畫刊物，影響國家社會之治安文化，風俗思想，至為重大。近查各埠書販小攤，每以神怪淫穢之詞，捏撰故事，翻成小冊，上幅為圖，下幅以粗淺之文字，名之曰小人書畫，或通俗刊物。一般無知兒童，及識字不多之人民，多喜購閱，影響所及，極特誘惑青年意志，抑且有損國家民族之思想。查出版品不得為妨害善良風俗之記載，出版法第十九條第四款限制業經，本部前准北平市政府咨送查獲小人書畫，轉請核辦一案到部，當經通行查禁在案。乃奸商投機漁利，不惜陽奉陰違。倘不重申禁令，嚴加取締，將何以別涇渭，而端風尚。除分行外，相應咨請查照，轉飭公安機關張貼布告，俾衆週知。一面督飭所屬，切實搜查，遇有上項小人書畫，及此類通俗刊物，即予沒收焚毀，以重法令而杜流傳。合行仰遵照辦理，此令等因奉此，查神怪淫穢之通俗書畫，有妨善良風俗，曾經本局等查禁有案。茲奉前因，除由本教育局隨時注意，查明取締，本公安局飭屬嚴予查禁外，合行會銜佈告，仰各書局書攤小販一體週知，嗣後不得再行印編或發售神怪淫穢之兒童通俗書畫，以敦風尚，如敢故違，一經查獲，定當依法嚴懲，決不寬貸。



各報館記者說：新疆盡是好百姓。這話對極了，惟其盡是好百姓，故做官的能擅作威福，貪賍枉法這盡是好百姓的反面，即盡是不好官僚也。但盡是好百姓，又豈限於新疆，

近由新疆回來之羅文幹氏

宋子文去職，外長西巡未歸之際，北方的中日交涉，進步甚快，可見中國人作事，有時也極其敏捷的，無怪羅部長回來後到天津就要發表決不回任外長之談話了。羅部長外年餘，對於外交上毫無進展，反是在他西行之際，到有不少成績，他自該憤憤一下。繼任外長的自然頂好請黃郛先生，或王正廷先生也可以，他們二人都是有名的外交人才。

摩登不頹廢

天南

我主張現代人應得摩登化，摩登化是該提倡而受讚美的，現下一般人對於摩登二字頗有不滿，乃是他們的淺見，但另一方面，自以為是摩登人物的，也有誤解摩登之處，以致有許多傾向，很容易招人誤解，也是實情，所以想把摩登的精神主旨，大略敷陳一番，以供大家檢討，把非摩登的事物從摩登中取出來，使得大家明瞭摩登是無可非難，而且是現代必要的。

摩登最容易給人誤解，而且現在的摩登人物也的確有此種不純傾向的，是頹廢。以前很好的浪漫二字，被惡用為頹廢之解釋以後，現在這勢力，又侵入摩登運動中來了，摩登運動和浪漫運動可以有些關係，但和頹廢，却是在正反對的地位。我可以舉出一個頂明顯的區別來分別二者，即頹廢是消極的而摩登是積極的，同時浪漫也是積極的。

頹廢傾向之出現，起於世紀末之病態，而摩登是世紀末的新精神。這樣一說，可以知道二者決不可以混同，而且是完全相反的了，可以說，摩登不頹廢，頹廢不摩登。不過新世紀是繼承了舊世紀而來，世紀末的病，從十九世紀末年起，在二十世紀初年勢力也是很盛的我們繼承了那個時代下來，要把那種遺留下來的頹廢傾向破除，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現在雖是已經一三三三年了，還有提倡摩登化之必要，還有高呼排擠頹廢傾向的必要。

現在，摩登和頹廢像是合流的样子，所以對於摩登缺少理解的人看出來，頹廢像是摩登的一要素了。其實是不然也，摩登是世紀末的新精神，要絕對排拒頹廢的傾向，明白的人都明白這個道理，但也有不明白的人在糊裡糊塗的，因之非特別大聲疾呼不可了。從前浪漫的不是頹廢，也很明白的，但浪漫終於給頹廢毀了，浪漫的不復為人稱道，就因為牠未能將頹廢清理出來。現在，我們要代摩登來一個清潔運動，把頹廢清出摩登之外去。這是很重要的，關於摩登死活的工作，倘使不把頹廢逐出摩登之外，摩登將不免蹈浪漫之覆轍。

這是無庸諱言的，現代的所謂摩登人物之中，實有許多是完全非摩登反摩登的人，他們沈湎於酒色的享受，胡里胡塗過無愁天子的日子，以胡調為日課，以享樂為生活，他們是沈溺於瀾灩的放蕩之中，不知天有幾多高，地有幾多厚，世界大勢社會實況，自然更加莫明其妙了。這樣的不是摩登是很明白的，縱使他們穿的是一九三四式的衣服，吃的是頂時髦的菜肴，一切生活表面是站在最尖的，仍不能保持他們為摩登。

有許多人，以為能跳舞，能看電影，能吃西餐，能穿洋服，能講一口外國話，便可以當摩登的名詞了，但這是錯的。摩登人物，固然可以說三句洋涇浜英語，穿穿洋裝，吃番菜，看看電影，跳跳跳舞，聽聽音樂之類，但不是這樣就足夠了。摩登之為摩登是另有其必然之條件的，不過在這裏我還沒有工夫說到這一節。現在所要說的是，摩登非頹廢，要排斥頹廢的傾向，然後可以完成摩登。

在中國社會之中，這頹廢的勢力太大了，因為社會的實際情形是在崩潰倒塌的過程之中，尤其容易有此種頹廢傾向之發現，再則因有種種令人要喪氣的情形，逼着人們向頹廢的路上走，但這是死路一條，理解摩登真義的人，應該及早自覺而自加振拔的，一旦陷入此爛泥潭中，便很少希望，有深沈到底的危險，不可不留心。但也有些人，他們對於摩登，雖不理解而有一種感覺，這是新世紀的新青年，他們不知不覺之中具有一種微妙感覺，對於摩登即使沒有理解，而懂的更多，這一班可以說是真正的摩登人物，他們已經超越由理解去追隨，而是生為摩登之人了。這不是我所能批判的。對於他們，我只能讚美，因為其一舉一動，沒有不合於摩登規範的。

外論

玩味藍溥森臨別之言

英國駐華公使藍溥森，近奉本國令將遷任駐埃及蘇丹最高行政長官，定于本月二十日離平，二十八日登輪由滬起程；藍氏以離平期迫，特於日期在平英使館邀平市新聞界談話；詞長不克照錄；惟中有數句頗堪玩味，幸讀者勿以「拈斤取兩」視之。

藍氏談話中曰「英國在華，殊無個人的政治野心，其唯一目的，全在中國能臻富庶，秩序得趨安定，俾英國商業因之繁榮，英國商人得享安全與和平之福，余臨別時所願予中國人民之忠告，不外力勸其協同努力於統一，和平，及建設，中華民國，自二十餘年前誕生迄今，雖迭遭艱困，然中華民族之具有偉大，前途實余所堅確相信者也。中國人民對余此言，愈能牢記於心，則其再生為世界強國之一者，亦必愈速云」等語；吾人於諦聽之餘，感激之忱，莫可言宣；惟午夜三思，反覺莫明其禮拜堂，蓋以往英國之待我，翻遍賬簿，亦尋不出若何好處，而上海之「五卅」慘案漢口之「一三」慘案，以及萬縣之慘案，皆係英國之直接送禮，亦即藍公使祖國之厚賜；其有無政治野心明眼人一見即可「心照不宣」殊無待藍公使賭咒發誓；而藍公使臨別之際，又期以「統一」，「和平」，「建設」三事相助，自當敬謹接受；蓋我國同胞承數千年來「王道和平」之遺傳，其不至發生軌外行動當可保險；君不見日人之要我東省也；我和平將軍拱手讓之，而我政府復於塘沽大開香檳酒以示慰勞之意；藍公使所云之「和平」，當即指此；前車可鑒，大英帝國儘可「照本宣科」也。

至於「其唯一目的，全在中國能臻富庶，秩序得趨安定」，亦當為藍公使由衷之言，蓋長江沿岸遍佈之英國軍艦，皆為中國富庶及秩序安定打算盤，自毫無疑義。

吾人靜聆藍公使之言，自當「愈能牢記於心，是否可以」再生為世界強國之一」，殊不敢在此野心，謹依此目標努力為之而已；藍公使大可墊高枕頭。

噫嘻！「口裏噴哥哥，手裏摸傢伙。」



政府因邊
選人才特
舉行高等
文官考試
應試者有
五百九十
人之多
(上)圖為
考試院試
場之大門
(下)圖為
考試者作
卷之情形

養軍隊何用

郁駿

報載華北財政由中央管轄後，軍費緊縮為五百萬元，照這樣算一年就是六千萬。僅華北一部份的軍費已如此，則全國軍費統計起來，當然更加可觀了。

從民衆頭上榨出血汗般的金錢來養軍隊，民衆爲了軍隊的本身爲保衛民衆的生命財產，只得勉強繳納苛捐雜稅。民衆怕有鎗階級，當然沒有什麼話好說；因爲不敢說也不能說。以前有過不少人爲了抗納此種捐稅而被認爲反革命致死的；有了前車之鑒，又那裏敢再蹈覆轍呢？

華北軍費每年雖有六千萬元（以前當然不止此數，此係指緊縮後）以這樣多的金錢去養軍隊，應該是很好的了；但是自九一八到現在，先後已失去了四省，雖然一部份是不抵抗將軍的不抵抗主義所造成。但是不抵抗將軍出國考察（？）後，也已很久，中央對於東北除了嘴上所說的長期抵抗外，軍事方面也沒有看見什麼成績。難道全國軍隊都是不抵抗主義的信徒。養兵既不能禦外侮，又何必多此一舉。

以華北軍費來推測，全國軍費每月當在一二千萬元左右，那麼每年在萬萬元以上。以每年數萬萬元從民衆身上括下的血汗金錢，去養那些沒有用的軍隊實在可惜。我以為不如將這一筆偌大的軍費移助災民，比較養這種吃糧不幹事的軍隊似乎較勝一籌。質之當局諸公，以爲然否？抑尚有他種不可告人的苦衷耶？

中國現在養的軍隊據說正在勦匪；我以為照這樣勦匪，永遠不會有肅清的一日，中國當局辦無論什麼事總是治標而不治本。所以不可救藥，其癥結便是「只知治標而不治本。」

俗語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朝」，賢明的當局居然打破此陳腐的紀錄了。

不爾的囑語

洲

路透社八日倫敦電：「前印度事務部大臣不爾勳爵 Lord Peel 今日在上議院辯論英國在華政策時，稱讚中國固有之商業上之誠實及中國人民雖處逆境，猶勉力經營商業之方式繼謂英國固宜開關對俄貿易，但尤應注重中國市場。

……證諸歷史，英國未有侵略的或領土的野心；英國之印度政策，已證明英國不欲在華獲得任何支配利益，英國可以憲兵襄助中國人，使可逐漸恢復長江流域之秩序，蓋長江秩序不復，則南京政府之計劃將無一可獲結果也。……繼言上海問題，引證費唐報告書，尤其是關於法官獨立一節，謂此乃國際問題，須得列強之合作未謂駐滬英軍之撤退，適與上海日軍大營壘之建築同時發生，渠意目前時機最宜對華政策之重新規定云。」

由上述電訊觀之，吾人幾疑不氏爲一個二十世紀的古董，而且不相信英國議院大臣會說出這種昧於時勢的囑語，雖然英政府與上議院議員對不氏言論，未贊一詞，但細玩其詞句，語重意長，殊有討論之價值，茲將不氏言論分三點駁斥如下：

第一，不氏言論自相矛盾。不氏既稱證諸歷史，英國未有侵略的或領土的野心，繼又謂英國可以憲兵襄助中國；事實上英國是否有侵略及領土野心，姑置不論，但不氏於稱無領土野心後，繼以憲兵襄助中國，其言詞荒謬，前後矛盾，不知不氏何以自解。且國家一日存在，便有一日之主權，中國的國際地位雖較他國低，可是它的主權是依然存在的；何勞乎英國來越俎代庖，不氏或因以印度比中國之錯覺歟？不然的話，吾以爲不氏定是未讀過國際公法，否則斷不會發出這樣淺薄的論調。

第二，坐收漁人之利。不氏謂法官獨立一節，乃國際問題，須得列強合作。聊聊數語，代表英國在滬全部傳統政策。事實上上海公共租界爲英人所把持，可是他偏要拉別國加入，名義上是利益均沾，事實上則英國獨享其利。不氏所謂爲國際問題及須得列強之合作，便是這種政策之援用，尤盡其奸惡之能事。

第三，想趁火打劫。最後，不氏謂駐滬英軍之撤退，適與上海日軍大營壘之建築同時發生，渠意目前時機，最宜於對華政策之重新規定矣。說他趁火打劫，或者言之太過，且於不氏主張更改對華政策，吾人亦不必加以惡意之解釋，可是不氏想趁英軍撤退於日本軍營壘成之時，市小惠於國人，而以中國市場爲其剩餘貨之品尾閥，是無可置辯的。

總之，帝國主義的假仁義都是爲本身利益着想，它起初會用溫顏悅色來引誘你上它的鈎，可是一旦它會變成猙獰的面目，而露出它的尾巴來。

剿匪藝術

允平

應時文章和圖畫的出現，在上海常是恰切妥當而且絲毫不爽的；每逢一個節氣——如兒童節，勞動節，端午節，中秋節，重九節，雙十節，年節——或一個運動——如航空救國，提倡國貨，和最近的剿匪運動——來臨的時候，牠們總是應有盡有而大書特書的來個源源不絕。這其中，藝術的作品是着實不少，但有一些却是那所謂「道可道，非常道」的東西，這種東西所包含的那些不可思議的情緒，便常常令接觸到的人哭笑不得。上海文化的偉大，大概就在這裏吧！



今昔書生

世措作

最近是在盛行着「剿匪運動」，所以剿匪運動的藝術品便應運而生。在這裏，對於剿匪的原理，沿革，策略等，且丟在一邊，只把我所見到的一個「剿匪藝術」來介紹一番。

這個藝術品約有丈多寬，六七尺高，張掛在和平路的東首。這個地方是再好沒有了：凡是從西門向北走，無論坐人力車，電車，或汽車，只要稍一抬頭，這藝術品就會鑽到你的眼珠內來的。選擇這個地點的人，真具有眼光！

講到這藝術品的內容，是這樣的：

兩位青年的運動家，
一只似狗又似狼的獸，
一只木柵籠。

兩位運動家是裸臂露腿赤足的，穿着紅一條綠一條的運動馬甲和短袴，精神奕奕，每人兩手捧起一個描槌般的「剿棒」（因棒上有剿字），驅着那只匪進木柵籠去。那只匪拖着尾巴，半張那剝牙滿口的嘴巴，目光炯炯的作反顧狀。木柵籠呢，是三面有柵的，前面右柱上有一塊白的，內書「肅清共匪」四字，籠底是白的本色，看起來像是有底的，但運神一想，不對，沒底豈不是關不住那件廢麼？所以，至少，硬要當作那底是墊了一層創光的松板的，這是看者的義務。木柵籠頂的橫木上，立着三五根上有橫擋的木條，這大概是活動柵門的象徵。但門頂橫木的下面，既沒有露出活柵的腳，甚至連通下的鑿孔也看不見。活柵怎樣關法呢？這是不可思議的奧妙，只好不求甚解。

你觀上述的情狀，我們對於這幅藝術品可以得到個滿意的解釋：

一，匪是畜生，是可以馴養的狗，或是不可馴養的殘廢人類的狼；剿匪者却是人。
二，匪的武器是爪和牙；剿匪者却是握着有剿棒在。

三，剿匪者所之以裸臂露腿赤足，而只穿馬甲短袴作一運動家的形狀者，一則是解題「這是剿匪運動！」二則是表示剿匪者不持有堅兵利器的武裝軍隊，却只要運動家棒而喝之，匪就會被囚入木柵籠的。
四，匪入了木柵籠，動物園就多了一件珍品，遊覽費可從而增加不少；這是寓生財之道於剿匪運動中的道理。

大矣哉，剿匪藝術之高而且明也！
但是，剿匪以來，時間是有五六年了，兵匪和人民的死亡何止幾十萬，經濟方面的損失也是早已要用千萬爲單位去計算的，而在文化中心的上所表現出來的鼓勵剿匪的宣傳品，竟來這麼一個寶貝，未免太不尊重又太兒戲了一點。

十日談政治

秋園

十日談出了十期，却不常見有關於政治評論這一類的文章。於是就不免有人以為十日談不談政治，祇事清談；大有將誤國的重罪，加諸十日談上。這或許一部分是事實。十日談不談政治是事實，但因此而誤國，或提倡誤國，却不敢承認。十日談同人未始不欲談政治；但政治是危險的。他們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不是反革命家，他們可以說也有政治的熱情，可是他們不會發表政治上的高見；原因是（一）他們沒有學過政治上的一套十八訣，（二）他們拙笨無比，不致人云亦云，（三）他們只希望做一些遵守秩序的順民；（四）他們沒有政治的識見，與主張，（五）他們不想做發號施令的政治人物。他們所有的一點政治熱情祇是希望能有秩序可以遵守使他們成爲順民而已。因此，他們不談政治，亦並不提倡「多談風月」，他們談他們所欲談的。

然而政治文章少是事實，編輯先生要一點花樣翻新；就叫我這樣一個不會談政治的人來談政治，却之不恭，無已，讓我也來滑稽一番，談談政治罷。

可是政治是不易談的。這並不是說現在言論是如何如何的不自由談，了會發生意外。事實上，言論的自由與不自由倒不是我們所注意的。所謂自由與不自由，根本就是滑稽；沒有一個人能有自由，除非他如魯濱遜那樣生活於荒涼的孤島上。即使就是在荒島上，他也沒有自由與不自由；因為他固然或者可以得到那在社會羣居中所不能得到的自由，他固然可以沒有社會所加于他的自由的限制；但他的不自由，尤其是自然所加于他的自由的限制，怕更甚於社會所加于他的自由的限制；若就言論自由而言，則其差也不過是量而已。世上沒有絕對的或相對的言論自由；在不破壞固有的社會秩序範圍以內，並不是沒有言論自由，這是越出了這個範圍而才有問題的。

政治的不易談因此不在言論自由這一類的原因。第一，政治的範疇極廣。就平面或橫面而言，則不僅國家的大事是政治，國際的大事亦是政治；而且這些所謂大事也不僅都是政治的。更有進者，政治這個名詞是極含混的，它可以指國家的內政，外交，法制，經濟，它可以指國際的外交，法制，經濟，軍備。它不僅可以指一切政治的設施，並得指政治的活動。這活動是，歸根說起來，不外乎：「你不好，我來」五個大字。若就直的一面或縱的一面而論，則有一切什麼「封建」，「獨裁」，「民主」，等等局面，那關於它們的談起又似乎是歷史而不是政治。這已經夠人不易了。

可是政治的不易談，不全因其方面多，倒因其態度的不易取不易認。談起政治，不免有人要說你是「政治家」，「政客」這一類的名稱。在常人或非常人，要是談起政治不免就被人認爲含有「你不好，我來」之意。固然這種人很多，還有那一種人，即具有「此乃老店，貨真價實」之意的人也很多，這却使那些沒有這種意思的人很爲難了。因爲你儘管沒有，人家會給你有的。這也許是因此，使我們的教育部有限制政治系設置的命令，原因是很簡單的，教授是政客，學生是學政客。

但在事實上最成問題的，也就要推政治學了。政治學裏所念的，或是研究的，不外乎（一）各種政治的組織方法，加以插述，（二）政治歷史，往往是近代的，（三）所謂公法——各種公法，（四）所謂政治哲學，即關於「薩威稜帖」的各種學說玄理，以及所謂政治學說歷史。我不想信這是可以被稱爲科學的。因此，我常想起若有人能闡明：

（一）政治爲什麼有動變，其間有何因素。

（二）這動變有無規律

（三）政治動變與政治組織之換形關係何若。

等問題的，一定可被推崇爲政治學的創始者，然而這創始者似乎還沒有出見——當然不是陳豹隱。更不是那在報紙上大事宣傳的那位發明所謂「正負法律論」的天才。

然而，我總覺得政治學固有待於這些政治動態的闡明，其最有趣的一面，倒是在它的歷史方面，這也許是因爲我有歷史的偏好。有許多政治現象，在目前是最爲流行的，若一加歷史的觀察，則這些現象是多是原始的形態的復興。斯華斯的加 Sparta 的游列；以及一切政治上的標記，及這些標記後面所具有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意義，與這些標記的陳列表揚，都表示出一種以標記而治的原始形態。人是如何的愚蠢，如何的不能泯滅原始的形意。誰能說社會是在進前；史班格勒的所謂「社會輪迴」是不能否認的。

倒底人還是人。人的基礎的慾念是不能克制的。人爲了要克制這些慾念曾經有種種的手段。可是這種手段的有效，在於這些手段的不失爲手段。這些手段常常有失去爲手段的危險，因爲它們的目的在於克制人的基本的慾念；而這基本慾念是不能克制的。於是這些慾念變爲標記，在不遠反這些克制基本慾念的手段以內，以標記來表示出那不露形的潛在的基本慾念。這樣我們看見有各種標記。但這種標記又是極危險的，因爲它們往往有破壞那些克制手段的危險。維持這種標記之得爲標記，當然要具有一種更高的克制手段。這是因此，許多標記就取得了宗教的意味，反而忘却了它們原來的意義的了。

在一個所謂「神權政治」Theocracy 之下，宗教的力量是最高的。因爲在那種社會，純粹的政治形態是不具有的；而宗教是最高的權威。一個代表了人的基本慾念，那曾經想出種種方法來克制的那基本慾念的標記，於是就以最高的權力來表示出來；因爲人畢竟是人，這基本慾念是不能克制的。

可是後來社會有了所謂進化，宗教的力量與政治的力量開始分離了；那本來具有宗教及政治意味的代表人類所欲克制的的基本慾念的標記，於是開始與宗教政治分離，成爲多少是一種宗教的標記，開始消滅了它原有的政治力量；然而這其間之差，也究竟只有程度的不同而已。

不圖，時到今日，這種以「標記而治」的原形，又復出現了。而且，多少是一種宗教意味的標記，變爲一種純政治的標記，加厚它背面所具有的力量。因爲現在當然是政治力量勝過宗教力量，「神權政治」以「民權政治」Democracy 來替代了的時代。

作爲一種具有宗教或政治力量的標記，隱藏了這標記所蘊藏的內在的含義。信奉這一標記，本來不是在這標記的本身，倒是在它的內在的含義——因爲這是因爲它內在的含義而有標記，乃假借了社會的最高力量。當這種標記，像現在，取得了政治的力量來公然游列，陳列，宣揚，乃至尊敬，無非表示出這內在的含義有了極大的衝動。這也是因此，而有黑斯麥爾學院的焚燬，而有 Dr. Geman 的高歌；這也是因此，我們在各處可以看見有「斯華斯的加」，不僅在德國，並且還有在各處。

於是代表了人類基本慾念的標記，自宗教的神聖不可侵犯，又加上了法律的制裁——於是各處有「斯華斯的加」，「斯華斯的加」；像從前的 Crusade 一樣，然而誰又是那可憐的「土耳其人」呢？

沒有人自己會照鏡子而發現自己——現在正是這個所謂 Phallic Mania 的時代。

談彌爾敦「失樂園」的翻譯

朱維基

我在十一月一日出版的第一期「詩篇月刊」上有一篇「評傅譯半部『失樂園』」的文章。那篇文章是十月初寫成的，但是我不知道十月號的「圖書評論」上也有梁實秋先生的批評傅譯的「失樂園」的文章。後來我把牠讀了，感到梁先生的態度是很鄭重和寬容的，並且（我們可以看出）爲了「失樂園」本身的緣故，他是抑壓着語氣來商量譯「失樂園」的適當的格律和提出傅先生譯文裏的幾個錯誤或是不妥的地方來虛懷地檢討。關於一本世界的名著（我們沒有人能否認「失樂園」是一部，況且商務印書館的老板也把「失樂園」當作一部世界名著收在「萬有文庫」裏），鄭重和尊敬是在想，或是偶然會，譯牠的時候不可缺少的。把牠譯出了能有地方出版和拿到報酬是世上最合理的事情，即使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得到每十字六元或是十元的報酬是工作的後來的結果的一個，而工作本身的結果的好壞當然是另外的一個（我們不可以說前者是唯物的，後者是唯心的？）。

我們純粹的讀者，或是批評者，決不原諒譯者的苦衷或是不不得已，我們要評衡的是譯者的本身，因為受到一本出版物的直接的影響的是他的讀者，他拿出錢購買，他的報酬是要滿足和愉快，不論是在欣賞上或是學理上。這是他的權利，正如譯者的得到金錢的報酬是他的權利一樣。上面的話，其實，還是太實在的實話。撇開創作不說，在把一部外國的名著譯成中文，尤其是在譯一部謹嚴的不朽的詩史；如彌爾敦的「失樂園」時，譯者除了進益的打算外，不能對於原作沒有一個敬重的負欠。傅先生既沒有「編譯『失樂園』的打算」，又何曾「夢想不到會譯『失樂園』」，並且「應得這不該當之勞」，豈不該然的「接受『萬有文庫』的主編者（我一時想不起是不是科學管理理論者的王雲五先生？）的一封信的相約，便去向東方圖書館借了一冊 Everyman's Library 版的「白文本」的「失樂園」動手翻譯。這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勇氣！這是我國讀書人獨有的聰明和偉大！其實，我相信的傅先生對於西洋詩歌有過熱忱和喜歡的（看他自己所說的話便可顯出）因爲一個能自動地譯過。道生的獨幕詩劇「參情夢」（我也有我的譯文收在芳信與我的「水仙」集裏，名做「一瞬的吟遊詩人」），荷馬的史詩「奧德賽」，和其他我記不起，或是不曾看到，或是傅先生沒有牠來發表過的詩（據傅先生自己說，他譯的詩「若單論字數，也許要比現在任何人都多些」；倘若我們把傅先生所譯的關於詩的原理的文字也算在內，那是應當的，這字數目要更穩安地多了），而對於詩歌沒有熱忱和喜歡的，他定是一個可愛的白癡他要稿費，他儘可去譯較容易的文字。「萬有文庫」的主編者當然認定傅先生宜於做這工作，所以約了他擔任去編譯「失樂園」，現在因了梁先生的這篇批評引起傅先生的招他做「失樂園」的工作那樣的「不自重」，這是對於一般人的，或許對於商務印書館的一個夢想不到的失望。「不自重」。便是自暴自棄，對於一個自暴自棄的人能說的話尤其是鄭重的話是很少的。我向來對於傅先生的耐心和沉默是敬重的，並且把他當作一個可注意的西洋詩歌的介紹者。所以我上當地用了熱情的態度，和梁實秋先生不約而同地，寫了一篇文字發表在篇幅不多的「詩篇月刊」第一期上，裏面還說了什麼

「我們的白話文學是貧窮，而需要豐富的營養……我們需要一個偉大的文體」

一類熱情的話，現在我真依照傅先生的答文的目的地覺到「向空放矢」之感——「向空」那當然是向傅先生的意料之外的「不自重」。但是我們怎能知道是「向空」呢？講到格律，傅先生用的陳腐的，庸俗的，彈詞般的「韻語」（這個名辭我不大懂，牠不是英文裏的 Verse 嗎？）便是可以被「放矢」的矢靶。我相信我們的純粹的白話文可以相當去傳達「失樂園」的音節。我們不必完全學像「無

恐怖手段

可
可

昨今暴力大行，藝華影片公司被打壞，繼之以新光書店被搗毀。這事令人想起中央研究院副主任楊銜，公安局督察馬福武以及左翼作家丁玲以及別的在當時喪命的人。這種暴烈的恐怖手段，一時固然可以收若干效果，但並非很好的辦法，而反是極拙笨的行動。便是上海下層社會的吃講茶，也得讓出一個道理來，即使是懸藉若干暴力。

中國美術西漸談



劉海粟畫
中德美術展覽會，已徵得之各畫家作品五百餘件，在十四日由劉海粟攜帶出國。

秋天是藝術的季節，在法國，在日本，可以看見有各種點綴這季節的美術或藝術集會。寂寞的中國，是不敢以落後自居的，當然也有些集會，湊湊西風紅葉的熱鬧，在從前，雖然有人，應該說是軍閥來反對模特兒，反對西洋畫，然而洋畫的空氣，總還覺得要比現在濃厚；時至今日，似乎只有「決瀾」同人來挽救瀾於既倒的了。在整個都沉沒於「國」的重重空氣中，如「國術」，「國醫」，「國學」等，的濃圍，當然急有待於「國家文化」的發揚的。那末，藝術就該提倡，該宣揚的了。

這是因此，我們賢明的政府，與德國政府，在柏林合辦了所謂「中德美展」，不但提倡我們國有的藝術，並且還將我們固有的藝術，介紹到了貝多反華格納的故鄉，真可謂中國藝術西漸之盛事了。

然而，像這樣的盛會，竟還有人出而反對。他們固然不反對這次盛會，所反對的，或者僅僅在「如何而參與這次盛會」，但其不識天機，似乎則一。在現在這種提倡「國」×「國」×「極盛的時代，一切的國寶，當然要向異國人士去獻的，決沒有這種優子會反對。問題是：「你說參與方法不好，那末，「你不必參加」。這是最識天機的；因爲世界之大，不止一國；你說中××展不好，那末，你也可以來一個中××展，或日本，或英國，或德國，或比國，多呢，多着呢。何必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落得大家得其所哉，這是何樂而不爲，那是何苦而爲之呢？

韻詩」，但是我們能夠做到與原詩更近的地步。我們不知道傅先生有什麼不可破的理由迷溺於「舊瓶」，那是已過去的不必說，因為在他的「愛情夢」的譯序裏他說過「覺得韻語實在也無情得很」；但是現在我們最好的「新瓶」已經顯出可以裝進「新酒」了，他有什麼證據能說不是這樣。若有，請舉一個例，一個不能裝「新酒」的例；我以後有機會也可舉一個能裝「新酒」的例。

傅先生暴露他以前譯「失樂園」完全不當做一個自重的「工作」，完全爲了六元一千字的稿費，這樣便算與梁先生一個侮辱，但是這爲什麼不是對於他自己的「一個侮辱呢？當然我們明瞭傅先生認爲「這種年頭勸人讀『失樂園』實在無益的意思，看他答文的末了還用一個革命的領袖向着他的羣衆演說的語氣激動「文學」的讀者

向「梁某」(在他文章的開頭和中段都稱梁先生，現今在這末了的激動的演說裏竟稱呼也變了)的一舉進攻。他是在利用羣衆的同情，以淹沒他的過去。因爲我相信傅先生以前不是像他現在說得那樣地不「自重」的。

一個不朽的名著不會因傅先生的宣傳而朽爛，牠會是世界文學上一塊永久的碑石。

給未婚夫的第十封信

良哥：我早就知道你一定會感到莫大的詫異的，這許多天我沒有給你信。你一連幾封信上，發出的各種疑問，以及最後一封上竟然有一大篇的埋怨話；我接受你的責備，但是你却沒有知道這裏面的真情。

說穿了你一定會好笑的。老實說，我已二十天沒有給你寫信了。我奇怪爲什麼你連我的筆蹟都認不明白？上次那封信是完全由阿王代筆的。你怎樣會看不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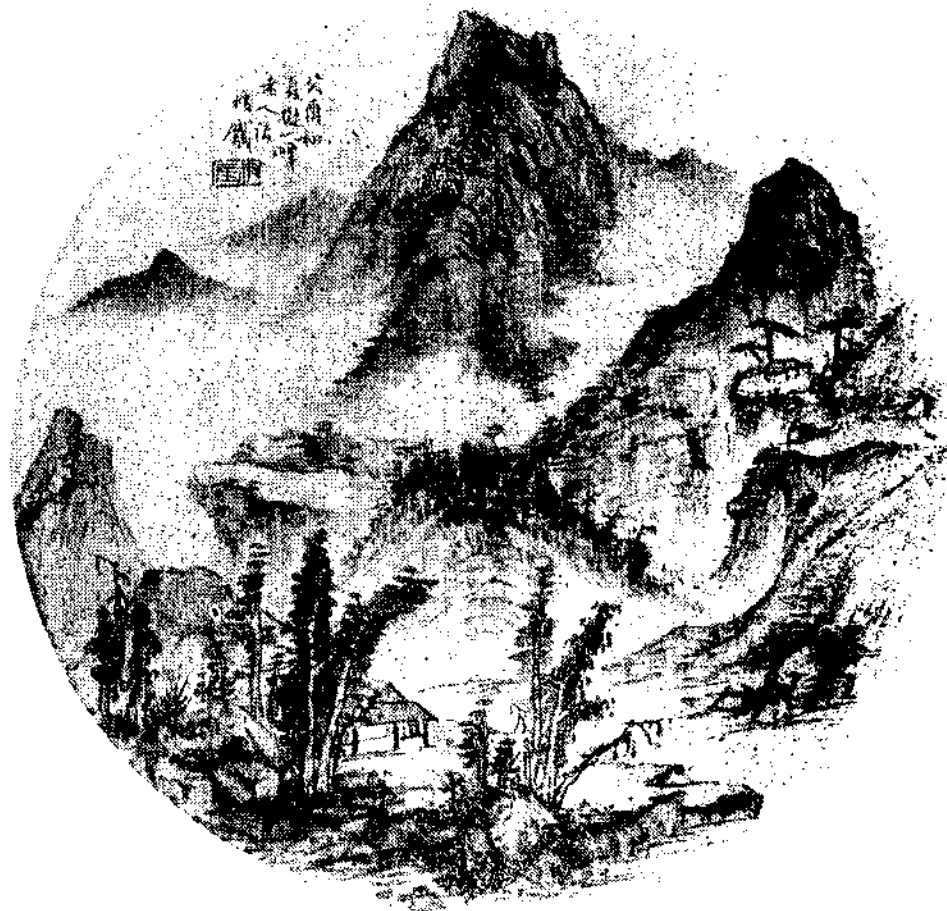
原因是這樣的：我在上月底得了個流行性感冒，發了八九天寒熱；醫生說這種病不重，可是他有極迅速的傳染性。你想，要是我自己寫信給你，那麼，微生虫難保不在信紙上傳染給你。我什麼肯呢？我也願意對你說明，因爲你在鄉間聽得了又不能立刻到上海，不是要急得走頭無路嗎？現在我已完全復原，你放心吧。我身上稍微瘦了些，臉上却看不出。阿王爲我照了一張照相，附在信裏。

我已告了二十多天病假，學校知道我是真生病，所以原諒。前幾天好了，舍監還特地對我說，叫我再休養幾天，暫時不要上課。但是，我却反而覺得開空非凡。大前天在學校圖書館內，借到了一部萬有文庫本傅某譯的英文名著「失樂園」，讀來朗朗上口，倒很有趣。散課的時候，我選了十幾句，去叫幼稚院的小妹妹唱，她也狠喜歡，已經背得出了。我現在知道外國教育的普通的理由了：儘使一本怎麼偉大的作品，他們總是做得像小熱昏的調頭，真是所謂藝術大衆化。但你不要笑我，我讀的不過是傅某的譯文；我想原文不至會相差多少吧。

我想有你這樣的天才，生在外國，一定早已名震一時了。偉大的詩作祇要用小熱昏的調頭，豈不容易？

我現在已豁然貫通，我現在要學做新詩了。我以前以爲新詩很難做；現在我知道祇要隨便地分行寫下來，再在每一行或是隔一行，壓一個腳韻，便成功了。我想我一定辦得到。記得在無線電收音機裏聽到劉春山的小調，大有「失樂園」的風格，當時忽略了的天才，甚爲抱歉。

我又想，中國到今天，新詩壇仍無偉大的作品；何不由傅某與劉春山合作，則不要說一部「失樂園」，即十部百部「失樂園」亦不難一揮而就，豈不是好！寫寫手累了，隔幾天我再繼續講我在文學上的新發現。 你的斌



中國美術展覽會之發起人錢瘦鐵氏之作品

現在是「大師」已坐上郵船，一路向德國而去了。問題當然會冷下去，死下去的。希武拉正讚美着中國固有的戲劇，當然中國畫去是正逢其時；我們應該表示無限的愉快。

可是還有人在這個時候，舉行「中國美術展覽會」，這也是叫我們注意到這藝術的季節是在我們這里。中國畫的人才很多，而這種畫，近自趙撝叔，吳昌碩後雖則有吳待秋等輩，是亟應該加以提倡，以免失傳，意至善也。

不幸的，值得人同情的，却是「中德美展」的籌委，不幸在上海病故了。高先生重南國，這次對「中德美展」的籌備與有大力；正應攜帶珍品一路西去，却不料客死滬上；至不克躬逢「中德美展」柏林之盛會，實是最值得遺憾的。



高奇峯遺作

名畫家高奇峯氏，因籌備柏林畫展來滬，預備代表赴德不料於二日下午三時於大華醫院，此次遠遊，實爲我國藝術界不幸。

左翼作家之羣

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遺聞佚事，以趣味為主，幸屬實實為貴，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政計他人之用，凡屬於政計性質之稿，恕不刊登，文人自述自記，即使過於誇大，本欄亦不吝為之發表。

本欄稿件每段以一千二百字左右為最適當，若於一人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一 龔冰廬氏



龔冰廬氏那隻勾曲形的「福爾摩司式的煙管」。徐徐曰：

「實際上我那篇處女作，在形式上不過是篇礦工抒情詩，馬馬虎虎，並非是代表我的作風的成功作。當時身在炭坑任職。無聊！」

「他媽的！錢杏村那傢伙專門同我搗蛋」，他在北四川路衝着人就說：「他在中國作家論那篇東西裏，把我禮讚成一九二六年代革命文學的開山鼻祖，他舉還例來說，郭沫若的東西在時間上還比我慢個對年，小子！」

他嘴吸淡巴菘，但有時煙壺裏却空空如也，省將多跑到先施去買，那時他就會用「拿破崙式的巨手」（其實拿破崙手巨否待攷）到大衣口袋裏去一摸一摸的，掏出一支榆木牙

又因為上演時一演員腹痛，於是氏粗中帶細地勸急智，臨機濶上舞台與一德國將軍絮舊；而有外號焉，曰：「將軍的朋友」。腹痛那演員的採薪

二 孟超氏

阿靜作並插圖

誠如他的外號，「草包」，

他有一種山東孟孟子的北國氣質，常常令人低徊地想起了太白的佳句：「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一直到「將進酒，杯莫停」不過他不進酒而是進煙，有名的煙鬼，煙之於草包足下曾有經遇若干珍聞。為了寫一篇「戀愛與革命」的元論」的小說一通宵吸完了三包 May Rose 牌香煙，他的吸煙方法論也有獨到，別具隻眼處，就是他每寫（文）必煙，每

然而有些去處是異常快的，就是引用既成作家的風格警句，一如理髮店裝修門面的榜樣似的，是先下手為強地快，例如引高爾基夜店的字眼用在記念夫人出獄的篇名之下是頗得體的。

初見時使你不會注意，再見時使你驚奇，三見時則使你打哈哈，四見時就要叫你感動了，那就是他，草包。他的嘴巴說話時就像牧師向你施淋浴的洗禮，但他有一點青年的心和一滴老年人的淚。因此，他贏得了一個能幹的少女的一顆死心塌地的芳心。那少女就是他的夫人——名字叫「衣羽」吧



他在王榮君的文章中可紀念地描寫過的。而我是忘記了。他有美滿的家庭，同一雙骨肉愛最深摯的龍鍾老父倚闥而望的眼睛。但是他——草包，却忍心地將那拋開，唾棄，

更正

本欄上期柴扉之言行和印象一文中第十一節川島與另一短文白丁之談人所未談中一段談今日的文壇誤件，今將兩文再刊於次，作為更正作者讀者，均祈諒之。

十一 川島

談今日的文壇

川島先生憑其教學經驗說過一句有意思的話——理科學生寫文章比文科學生清晰的道理。這可為現代文人氣質是重情輕理（見章著文壇登龍術）之一證。

他的身體頗胖，可說是個小胖子，他的步調就有些和胖子同化。我見到他常作一種呆想：胖子能創造月夜（註）真是種奇跡；但繼想到他的臉孔，心便為之釋然：他的面部至今還蘊藏着一種天真的甜味。

他的夫人和他曾在同一學校教書，同學——不論男女！和渠倆的感情都很融洽，而且對渠倆的教書生活，無不表示欣羨的意思。

（註）月夜是川島先生學生時代的創作，那時他或者沒有現在這麼胖；所以我的想頭除了「呆」外還得加上「錯誤」二字。

今日的文壇正是今日政治的一副弱影。

近幾年來，所謂新的文藝作品總算產生了不少，逐漸抬頭。然而驚駭蝴蝶化的地盤仍然佔據着。「漱六山房」「天笑生」掉了個「張恨水」，張恨水的作品如果真可以作為消遣品也就吧啦！可是今日的張恨水作品豈「並此一點而無之」！

單說所謂新的一面，有幾個作家確乎是努力，然而努力所獲得的酬報是淒慘的！像胡也頻蔣光慈……以及最近生死不明的丁玲等。這種打擊使拍頭的文藝重番低下頭去。

最近，文壇上盛行着互相排擠的手段，各個刊物中鬧着無聊的筆戰，表面似乎很正經地討論某種問題，實則還不是權利的衝突！這是今日文壇中的最大損失，使愛好文藝的讀者們失去信仰與擁護。

以不打官話為原則而致覆濤聲阿靜

聚仁先生：得讀二卷四三期實刊，特別是大作，至感佩。但本人欲發表意見四點。敬請以冷眼眼光耐心一閱。一、本人于丹青，外行。這一枝禿管，其意不過，亦猶之乎魯迅發先生之操觚，并非不能已於言——而是想把它來表達

一種主張或意見，再不然，極端而已。十日談除了它的特有鋒芒而外，其可愛處在於正視，批判，敢怒，甚或諷諷現實，社會，人生，以及「談風月」之外的萬象，不下手於論語。因此本人愛她，讀她，買她，且畫她，她的出版代發行

犧牲了。怎麼說的定呢，也許尚有以上的犧牲。而這是他的感人最深的真，誠。

還有，就是他最會打屁，而美其名曰：「拉回聲。」

三 沈端先氏



女人見了一跳，但走過去也就將他忘了的，那就是他，特別是他的精神，和他的幹練，單從外觀看，有三分紳士風，同七分都市人的臉。若得下四字句的總評，我可以講模稜兩可，不落邊際的：「年富力強」，但這不夠。他為了情場的苦戰。打败了強有力的四個旗鼓敵的對手。據說敗北者的一位因之鬧到跳海，餘下的幾位也因之「轉機」，投身革命。總之他元氣的精神是強的。

他用諸種的筆名翻譯等身的書，據查簡直要賽過號稱翻譯大王的鄭振鐸，也不知是否誇大，他自己說過：——開足馬力整畫天可以寫一萬二千字。不過寫字是極其快的，快的來手像在打抖。有人懷疑，他說：「我算什麼，你們老鄉郭沫若比我多二千，我們比賽過的，我忝居第二」。五年前他是海外國民黨一個支部長，極其忠實的國民黨員，兼着外交，文書，總務，簡直執監常完全包辦。三個月功夫譯完婦人

與社會。談吐也快得聽不大清，總之一切完全和孟超成一個有趣的對比。邊幅修飾，生活Gentle較之一般的「普羅」，未免太不「普羅」。沒有嗜好。

他的生活中最大的致命傷是胆力，據傳一夜裏他曾搬過家三趟。因此他怕老婆。

他和夫人是意外難得的一雙，美麗，聰明，優裕以及對於文學藝術的興趣和誠心，這並不能使人想起日本的鍋山，佐野；而使人聯想起林房雄，或河上博士。人人都有天生的得失。

四 馮乃超



沉默，寡言，拉起提琴來手發抖的，鼻子是他的面部美的中心，是約翰巴里摩式，或希臘式的鼻。李聲韻是他的學生，近視眼，坐最前排，舉凡是他的課；李是風雨無阻奔來受課的。因之李倒像專讀他的書，他也像專來授她的課一般，聲音響亮，則成爲他人的一支催眠曲；加以那廣東風的官話別人更就弄得呵欠連天打了。

然而他同聲韻十五個月後

就養了小聲韻了。他們結了婚。小聲韻有着他的約翰巴里摩，甚至希臘式的鼻，兼有她東方色彩頗濃厚的李的臉盤，所以小聲韻又叫做：「袖珍英漢合解」。

父母是留日的華僑，開的廣東料理店他生身地日本，受教育也是日本，喜歡收集美術畫片，但他自己却不畫的；不斷的「失眠」使他面有菜色。談話時有點兒口吃，縱令談士是生士長的日本語言。

他有這宗本領，聲韻偶爾發作的脾氣，在他，就像大炮掉下了泥潭似的爆炸不起藥性來，如果也有例外的話，那只有聲韻對「西線無戰事」罷工的一回是失敗的；他的慈和至于此極。

五 祝秀俠氏

這樣的作家是豈願巨測的，被鍾情的淑女以友誼以上的心所繫託，自己全然在鼓中，結果由於女方的大力，洗雪了獄底沉淵得以重見太陽光線，飽享新鮮空氣的深呼吸的，那只有他。因爲他的身體很文弱。

不幸的是病，更不幸的是病在獄中，然而他竟能在親人愛者的淚眼裏，歸來了人間。

他的夫人對乎他是處于無孔不入的進攻的地位，曾經有過謠言說他同夫人一度西湖觀光虧空了一個青年雜誌數百番編輯費而致雜誌關門；但他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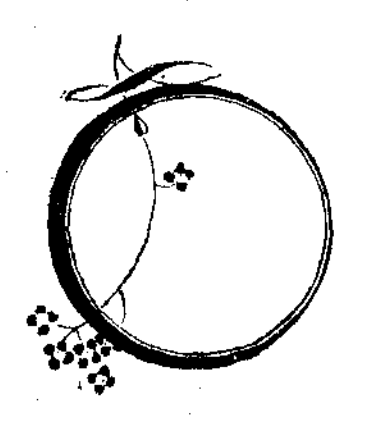
人的後家不短少錢又是人盡皆知的，因之這成了個人道德方面的千古懸案。而且他具有一雙善於理財的手腕，他任過一輪弄財政的局長。他的父親是官僚，但他却愛弄文學。

甫十多歲做過電影字幕的唱譯，此舉流行在南國，他的故鄉即是南國的廣東番禺縣。他對朋友是和善的，但也有說他不無理財手段處理友誼之嫌。他的觀察力不很壞，即最近登在東方的一篇酒後絕不能咬定是失敗，但可惜誤在他印業中「朱槐」的觀察則走樣也是實在。那篇東西給我們英雄的影却成了數千百人錐心切齒的「小人」，而且是死于「打狗」的傷勢之下了。然而這不能算言歸正傳。

他沒有奇特的嗜好。他喜歡刷牙籤。每逢打從酒家回出來，手邊上總留得有三三枝在。作家的生活是曲折非凡的，因之在筆端的作家生活速寫，止於客觀。祝氏更是如此。

不幸的是病，更不幸的是病在獄中，然而他竟能在親人愛者的淚眼裏，歸來了人間。

他的夫人對乎他是處于無孔不入的進攻的地位，曾經有過謠言說他同夫人一度西湖觀光虧空了一個青年雜誌數百番編輯費而致雜誌關門；但他夫



是中國美術刊社現改名時代。依說的老實「錢掙夠了其人者」——即謂陶美先生，我申明：素昧平生，而現在又聽說「十日談」的事已不實了。據確息「華克標先生在代幫忙」。則更無緣識前。明矣。本人作圖以天性使然竊喜以全畫面表一方面，亦有此種雄圖，故不得不爾，平生諸作絕無「夫妻爭執」一「王婆罵雞」的東西，故所以久欲作有系統而言之有物的如十日談之類是，老極揮錢與與不窮，那是發行所的事宜，與我「長彩」換飯吃「前直風馬牛不相接，先生若不失爲學者態度，試問與提筆動機何干？論到文人無行的一個行字，出之于卡通畫，則實身之道多端，予何入斯，乃不肯棄策到此地步？緣該畫作于三月間，其時十日談尚不見于人間，雖曾歷各家。不書。我不像他，「有白己的刊物」及地位足以發表其所欲發表。可惜潛隱於稿箱，不願發表，否則未嘗不可以把這套。我沒有集團，更沒有成見，只是有某一種見地，則非欲求發表不可，防口甚于防川，且愛之深，關之越切，有如骨鯁在喉，此我輩沒出息文人之所以要言論出版自由故也。反之縱使却，亦願發表，我之成濤聲一六八號讀者。其例。不特他例「沒有稿價倒先花去別的稿費一元作爲訂費。那簡直笑話，認爲我阿靜作畫也要人出題目，哈！至于談到「戀愛」，老實說，那是「無花的被殺」胡蝶，講胡白，欠光明。您的耳朵果真夠長，個人攻擊和個人處理兩性問題態度（僅最近因思想不同而拒絕一個教會女姓友的誼甚「愛」之發凡文字，誠可以過屠門大嚼，痛快人心，惜爲丈夫不取！絕非因木人精神過敏，大家心會算事，我望那幸而不如如此卑鄙的「暗器」。亦清學之幸。亦老總十九日電後中國「不穩」文壇之幸。（二）我踏一海口，關於「左」翼整個文藝政策歷史地留心，也許您那時「長彩」尚未「脫下」，說不定你不在「當教授」或「圍點古畫」，我求正式申明爲攻擊或譏諷任何個人，而是對左聯文藝政策一種否定的批判。惟因限於題材及典故本身，只好以「尾巴」的「尾」字爲號，象徵作家指導火網，風東坡以「莊子」枯魚之市「入東，未嘗有「唯物史觀」家以「唯心論」來自承「枯魚」。現卡

通之或共爲卡通哉。數年前中國「左」文壇拼死攻擊「魯迅翁」，不遺餘力，儼然認爲左翼文學之死敵，其或認心識之爲「醉眼朦朧中之吉河德君」當時我曾反對「魯迅翁」在中國文壇不是革命文學之敵，而竟可說至少是友軍或「同路人」，矛盾亦然。但憤然吃他的這些人，昨日認爲一定不移之真理，今日乃一變而爲「錯誤」，不啻自批其頰，於是一言爲定「魯迅翁」一筆勾銷「敵人」化而轉爲「同路人」。不惜以全般政策進退，迥若王賈子騎打捲驟在暗中摸索，幽默之中，含有至理，安知今日政策之是，又非明日之非，朝秦暮楚，惶惶然如喪家犬，見風車即係魔王出現。得得扭扭扭扭與「同路人」小智識份子幹，幹幹，無一停戰戰史收場，蘇聯最近文藝政策認「同路人」爲正確是實。（三）四百字文章，想係先生疏忽未看，其實對「魯迅翁」爲人，毋庸贅一詞，除茅盾子夜，三人行，春蠶而又秋收，魯迅的小品而外，反而叫青年人多多少不待其更大之思想。近有記左聯之草一文刊於十日談，見仁見智，自有事實，先生坦白，祈將此函在貴刊公開。（四）我國文藝向來政策如此在以前爲某十日談畫發表，則某與「老版」有故無疑，返觀日本戰旗派，即在戰旗沒撤台前亦當在其他刊物出版作品，中國所謂「左」翼却在大大努力于裏足自封，一方面疑神疑鬼，天下風車轉息在在是是冤鬼，其得不「心賊怔忡」而死者些些也。這是一種愚笨的「倒貼」壁清野政策。貴刊據傳「五百」（當然不了一份讀者，是則無異「閉門」陶無緣電，自陶其樂，除此以外，中國之出版界，讀書界不知也。最後我說：我是一切都愛，一切都不愛的角色，我不反對任何個人，我不加入任何集團，更不擔任何成見，我不「左」加進左聯，我不右投靠「藍」衣社，（老藍布衣則愛常穿）我隨便，我不是大「英雄」，但個愛「本來面目」我努力想開闢自己走的路，像一個扭動頭而且天天運轉的團圓，我亦非超越「階級」人我亦非「普羅」，更不配「資產」，「小資產」就是「小資產」，我不放棄持，論生活，我此刻正憂心明天的米袋沒有內容。敝人短于文字，而且太拙直，請海內大家注意內在的骨之骨勿斤斤于皮文嚼字。不罪。



異性熱力



何人

壹脫病理學

壹脫的本態，在表出的人，反是由感受的人的態度而有種種變化，有時在想不到地方，感着強烈的衝動，成爲壹脫。這不但是身體的一部，也可以在附着於身體上的物品，感受強烈的壹脫。此種感情充進到病的程度，即成精神病的淫亂狂，其中有物淫亂症，對於異性用過的物件，感到魅力，而圖竊取蒐集的。

也有人把精神病者全視爲變態性慾者，這是因爲缺少了抑制力而成爲過於顯明，但陷入癡呆狀態的，反而應是鈍魯而不能感受壹脫的爲多。可是有種偏狂與歇斯里的里的人，即對於壹脫或受高致，喜誇飾

而故意發散壹脫，也很不少。使用極稱濃豔的化粧，白粉刷面，紅水染唇，做得像原始時代的人一般，此種女人，是四十以上的比青年少女更多。這不但是病者如此，即在普通社會中，也是這樣。即要把淡薄的壹脫挽回轉來，爲要惹引男子，便比青年少女更加濃裝，是這些可憐女人所用的常套手段。

一般中國人比外國人變態性慾者少。因爲東洋人的性格，大抵是內向的，西洋人的性格，大抵是外向的，所以關於性的方面，也是西洋人更露骨。

壹脫本來不是全部病理的，但不能否認其中有幾分病理的要素，所以壹脫的生理與病理是很少明確的界限，而互相關連，可以說只有程度的差異。而且還不可忘却男女的差別和發出的人與感受的人這二方面的不同。

壹脫的表現，技巧，感應是很微妙的，做得巧妙，自然很賞心悅目，但稍有誤失，便要成爲催起反感，不快嫌惡之憾了。

壹脫的分布

壹脫寓於何處？這不能簡單決定，那是流動而且會轉變的，要盡其所有，可說千變萬化，沒有底止，這裏只就比較上容易發生與感應的地方，作一略圖。

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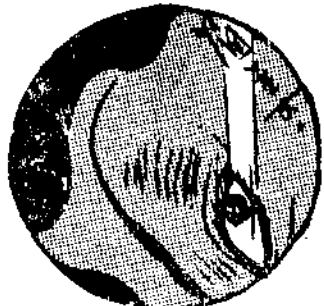
從來黑髮如雲，爲美人的一個條件，現在女子燙了髮，燙得亂蓬蓬，更加真個如雲了。從前的梳頭，以光滑美觀爲貴的，放下來長到地面，那種美髮現在是淘汰了。反

而有人把髮染成赭色金色，這是歐化了，也有天生黃頭髮的人，那是一種變質徵像，必然多性慾異常者。有些混血兒，更具有特種的美，壹脫特別豐富。詩經裏有首如飛蓬，那麼亂頭髮的美，是古已有之了。未知現在美術學生蓬亂頭髮，是不是同一意義？



眉

眉最顯示性格，兩眉太緊，或迫生眼際，是愁苦貧困之相。精神病者，常生此種眉形。近來女人受了電影教育，善畫細長的弧線，也有把眉毛剃了畫。對於畫眉下工夫的，要看了天氣，時間，和所到的地方，而改變其樣子。現在的畫眉比之張京兆更進步了。



眼

眼是顏面的主宰者，是壹脫的總機關，在眼周圍有眉，臉，睫毛，鼻，等都受指揮。眼的複雜微妙非言語所能盡說。的確，在壹脫的世界，用口的說話，還是用眼更有力量而有效，其機能在動的壹脫之中，最爲能動的。別的部分即是當於魅力的，若眼不靈活，壹脫就不行。眼的變化無窮，是不可以言語形容的。

眼太小甯可過大，這是近代的趨向，古有鳳眼之稱，以小爲貴，近世則反之，以杏形者，推爲最美。黑眼，碧眼及茶色的眼目，黑眼與白眼的對比，是極動人的，青眼更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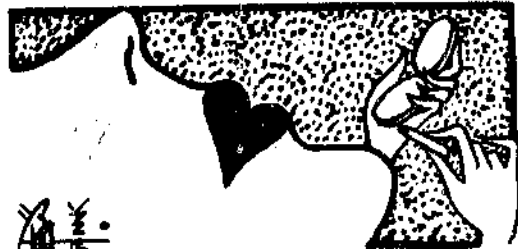
現代醫學已超過了治療學而發展到美容學了，稱爲整形眼科的，可以用手術造二重臉。睫毛可以拔去貼上，作爲眼的掌扇侍女，發揮魔力。眼的壹脫，是在了解其暗號的人，才感得到。



鼻

鼻是次於眼的有個性存在，因其形狀之不同，而顏面之表情變化。「姑妻巴的鼻低了些，世界地圖要變樣子。」是讚美鼻子的警句。俗有以大鼻爲好色之表徵，但並無生理學的根據。鼻能嗅到的壹脫也不少，在女性比男性關係更大。

男子是鷹嘴鼻，獅子鼻，塌鼻，不是可以排斥的，反有成爲壹脫的時節，在女人以高隆的爲美。但電影明星却有以短鼻而鼻孔稍向上的爲有魅力，博得嘉評的。鼻和眼一樣有整形科，用象牙及藥品整形，還有參用物理治療法的隆鼻器什麼。



唇

精神分析學者弗勞特說，孩兒含吮母乳時，心上已有了性的快感。那總之是戀的門帷，壹脫戰場的哨兵。近代女性的化妝法，總把唇

點得血紅嬌小像一粒櫻桃，其門露一列皎白的齒牙，更具蠱惑的色調，所謂明眸皓齒，眸子是眼的中心，齒也可以是嘴的精華。有些人喜做那「鴨浮」的笑。

末等要人了平

我的朋友成世魁，自起綽號「成鐵李」。他是幾世老交，據他親自告訴我：「鐵李」二字表面的意思，表示自己在官場三十多年（他老現在有五十歲上下，但沒有一個人能知道他真實的歲數。三年之內，我已收過兩次大慶一次雙慶的壽柬），宦囊始終未得一飽，久「餓」必成「李」，所以頌揚自己的清高。還有一個意思：當他自己寫「成我父」三字給我看的時候，也忍不住抿着嘴要笑了，可是他終忍住了笑；他說，愛笑的人，必定浮而不實，不足與謀也，北京政府時代，他是交通部的個科長兼着法政大學的文字學講師。北伐成功後，交通部遷，法政關門，他便賦閒了三年。三年之中，我們這位成老專事於著述，名噪一時，成府本來小康（成老對於一千字三毛大洋的稿費，認爲意外收入，得意非常，文興更濃，但文思則倚助于興奮劑，先是翠雀牌香煙而後鴉片，在他自己選完一篇「關於新與文學家成鐵李的一切」（此稿並未發表，這是成老的朋友告訴我的）之後，報紙股上我們再也讀不到他的大作了。還是成老的能耐大，居然被一個惡黨團體聘去做顧問，每月有八塊錢的酬勞費。在他告訴我這消息的當天晚上，我不得不去恭賀他，成太太替我開的門，她的嘴向裏努了努，我傾直跨進他那就一間的屋子。成老正伏在那裏寫什麼，他看見我進來，忙着想收起來。可來不及了，祇得將就着把那本厚已經用去大半的「稿存」提到我的面前道：「來得正好！你看，這篇可用得？」我看見第一行的起頭是「本市通訊」四個字用括弧括着，知道是新聞稿子。又見那題目是「□□賑濟委員會特聘名紳成世魁爲特別高等顧問官」。我趕緊合上那本兒道：「成世魁（他最愛聽這種稱呼）的大作，久仰！那有甚麼用不得的。」成老對於公堂上發了許多議論，他看見我靜聽兩小時之久，高興起來了，大聲喊他的妻子道：「安人！我的安人！把剛才買來的蟹黃包子先盛一大盤來我們喫。」我奇怪他什麼喊他的妻子「安人」。「我現在做了顧問，跟當初的御史不相上下吧？」他正色的問我。我這時纔明白「安人」的由來。忙欠身道：「不——他驚頓着兩隻眼，聽我的下官道：『地位祇有比御史還高呢！』他高興了，但不做那「鴨浮」的笑。」

把天然的美齒把黃金去包裹，殊為惡劣趣味，但也有另一種動人之處，金色的光，是很觸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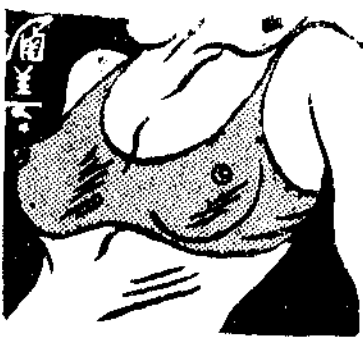
耳

耳朵是在顏面上頂沒有表情的物事了。但近代的色相學上，很利用到耳朵，頭髮的彎曲，常齊到耳際，或者加以一彎，也有把耳掩過，使人，成想像之美。在昔有以耳垂之大小卜人的窮通的，耳的形態大小，在相書上也有種話頭，這與壹脫的關明沒有關係。在壹脫是感觸與愛撫更成問題，耳環的各式各樣，燦然發光，不是很動人嗎？



頸

想到交頸的一句話，頸是有多大的性能，便可知道了。高領子的衣衫，把頸全護住了，頭像人工裝着的，轉動都不如意，是不合式的，所以有人喜穿西式衣衫了，那總露出頸，甚至於直到肩背胸邊。女學生裝的動人，除腿部的裸出外，這頸上的沒有高領，也是一端。肩從來要削肩，像是美人的要素之一，但近來流行像男人一般的「一字肩」了，這表示有體育的發達，其體極可以追及男子而生骨幹的變化。



乳

女人常把乳房掩蔽，只能在衣服的外形上想像其豐滿，但從張博士提倡大奶以來，風氣漸漸改變過來，胸前的突起，成為女人示威出動之一了。竟有些人用棉絮襯托出來，使縫工量衣服尺寸，要增加一項胸圍，那總是可喜的現象，比之用小馬甲束身的有礙身體發育，自然好多了。這地方當然是壹脫頂豐富之處，可以不必多講。

手



男子粗大的手，女子柔小的手，手的壹脫不止在視覺，在觸覺更多。指尖和掌是感覺銳敏的地方。手的功用就有握手與抱擁二大目的。

終使指甲術益加流行，指環手鐲更從旁加以貼補，但美好的手，是應得排斥此種虛飾，一任自然的美，更加會有力。因為裝飾選擇錯了，反而會引起幻滅的。

也有悲嘆着手上沒有指環的悲哀，但少女處女，沒有指環會更加見其純潔芬芳。



腰

腰一向以細為貴，吳王好細腰，宮女多餓死。腰的要細，因為可以顯得臀的肥大，現在的女人，已深識此中三昧了。見誰個人人，不是胸前一突，腰際一束，臀部一脹呢？肥臀的擺動，在走路時更顯得風光，這走路法自然外國女人比中國人走得更好，因為更自然，脫去

了故意做作的惡形。所謂柳腰，即是指能動的腰肢，這也許是古已有之的國粹，素口蠻腰，中國人對於腰的鑒賞，一向不凡。



脚

腿和脚的色情，在跳舞中特別表現得清楚，小說和電影上也時常提起的。短裙長襪的女學生裝，時常會給人清新之感。

近來流行的赤裸的腿甚至脚也裸赤，是太煞風景的事，一定要隔着一層薄膜，才更有滋味的樣子。還有高跟鞋，也太造作了，雖則可以臀部更突出些，而脚卻損失了天然的美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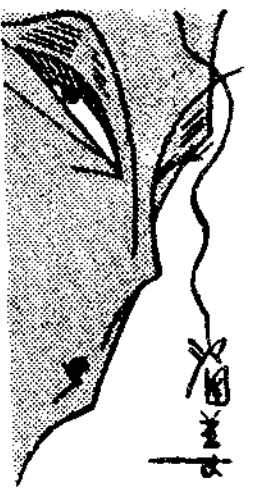
香



跳舞的快感，在觸覺與合乎節奏的運動感覺之外，一定還有情臭的刺激。則人類的嗅覺，雖沒有動物那麼銳敏，是退步了的，但在不知不覺之間，還有作用。不是香水香粉之類很流行嗎？這便是一證。

女人比男人嗅覺要銳敏，這不是說女人更近於動物，她們的愛好花卉，不單在形與色，香氣也占重要之一點，而其選擇香粉香水的不苟，又是非同小可的。巴里街頭香水店之多，令人吃驚，中國人在這一方，卻很少人留心的。一個人有該人所一定適合的香氣，這和他生有體臭有關，是不能勉強的。香的引誘，不單會引誘蜜蜂蝴蝶。

聲



黃鸝，鶯，夜鶯的出名都因為聲音，蘇州女人的吳儂軟語，在花柳界占勢力，也是此意。音樂是一切藝術中頂感情的頂肉感的，而肉聲的變化，尤其多端，看老殘遊記中寫白話說書一節，是就可知，即我們平常的言語，也脫不了有音樂的要素，教師在講壇上會使人瞠睡，也會使人興奮，便是聲調的關係。日常會話中，這方面的壹脫，是自然散佈開來的。中國語言中，當得雷波廣東二種為最難聽，而少年姑娘的北京話是頂清脆悅耳了，蘇州話我個人是不贊成的。

胡蝶，對人不多說話，極其莊嚴，但其微笑時之酒窩，又極嫵媚。被推為皇后，不知是因其酒窩之迷人，抑因其態度之莊重有同皇后也。

阮玲玉，有特別迷人之力，不但對男人，其同性亦有極傾倒者。她的力量由一種特別的力而來，一開口一動作，有令人不能穩立者。

陳玉梅，人說其具有母性之愛，以其為老板娘又擅睡曲，故如撫愛兒也。但一見其人，則其迷人之甚，仍不在母性矣。

王人美，野孩子，她初次見人，也不很客氣，第二次，便含跟你嬉戲了，當心爬到你肩頭上來，一個從空中飛出來的野貓。

陳燕燕，是嫵靜的，她的聲音最美，說北京話如鳴鶯之善嘯。有某人云，如得導演聲片，先必請此燕語鶯聲者為主角。

他的「安人」從屋角裏把包子盛來了。威老從他書桌抽屜裏，拿出兩雙筷子，提了一雙給我，叫了聲「請」，他便接連吞了兩個那巷口買來的菜餛飩（因為我常吃，所以我認識）他看見我不動筷子，楞住了。

「噢！到我這裏還客氣？你太見外了！看這是北京定做的青菜餛飩包子！你嚐嚐！」
「他夾住一個包子，咬了一口在嘴裏道：『不，不要倒茶！你弄兩盞開水來吧！這是衛生之道。』」

他的「安人」端了兩碗白開水，上面漂滿了油花兒，放在我們面前。

「笑話！笑話！安人跟我風雅清高慣了，竟拿飯碗盛水敬客！」他忙又回頭對我道：「你大人是不拘小節的。——你看泰山上我那馮大老哥也喜歡這調兒。有一次我們在一起吃飯，我把各人掉在地上的饅頭屑子，集起來放在嘴裏。他說我才是惜福之人。苟占高位，必是愛民之官！你吃呀！你吃呀！這不行！你不吃？你是來騙我？」我祇得夾了一個包子，忍著那腥味，慢慢的吃。威老喝了兩口水，又接著連吃了三個。這時我已放下筷子。威老嚷著再盛熱的來！」他「安人」却立著不動，但也不敢笑。威老夾起盤子裏餘下來的兩個當中的一個對我道：

「再來一個！」
「實在吃不了。」

「這樣好的包子，諒決不是嫌不好吃。——那麼再來一個！再來這一個！誰再勸你吃第二個，誰是王八！」我祇得吃了那最後的一個包子。恭賀他幾句，他說我夠交情，我便告辭了。他送我出門外，並說過些日子要請請我。

一個月後，他跑來告訴我：他三天前又被某大人「死七八」的拉到他家公館裏去當收發主任。因為新升官，要請客所以便拉我去光明看電影。盛情難却，便一起去了。買票的時候，他掏了半天沒有掏出皮夾來。我便買了兩張後排，他死活的換了前排，並且說：「你我有錢不在乎在這上面擺闊！」

上半場快完的時候，他拉我去廁所。出來，又拉我在後排的兩個空位子上坐下，還罵聲的道：「幹嗎便宜他！」
有一天，在報上讀到一篇「女子成家立業論」，下面註著「威世魁先生昨日在河北第三女子師範學校演講」口口筆記。在第二天該報的原地位上，又看到河北十三女師，更正在那裏沒有什麼威世魁演講的信。就在那第三天的宋早晨僕人送來一張金邊名片，在「威世魁」仿



一個師律的自白 (七) 舌人

第七章 「絕子絕孫的律師」

這天坐在寫字間裏，茶房進來說有當事人求見；並且說那當事人是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婦人。我也不管她是怎樣一個人，她爲什麼要來看我，便吩咐茶房請她進來。

「少爺！」她進來時喊着，同時我留意到她的眼眶中還有未曾揩乾的淚珠。

她是我家的鄰居——約有十餘年的鄰居，所以她的家裏向來認識我的，也可以說他們是看我長大起來的。她是一個鐵店裏的主婦，她的丈夫開着一所粗具規模的鋪子，所製的菜刀、錘刀以及犁刀等等，已有了一些小名望，營業堪稱不惡。我請她坐下來之後，便問她爲什麼事情到我這裏來。

「聽說少爺現在做了律師了，現在有一件事情請你救救。」她回答。

「那末你快快說罷！」我接着說。

「我的丈夫昨夜打傷了一個學徒，今天午時捉到捕房裏去了。大家商議下來，說是一定要請律師的；所以現在來請你少爺，因爲彼此都很相熟，比較好說話一點，請你無論如何要幫我們的忙。」

當時我聽她說了就想了一想，這是我的機會來了，我非要把她出公費不可的。我又回憶那件指定辯護的案件，既沒有收受半錢公費，反而在法庭上鬧了一次笑話，那是何等懊喪的事。這次再也不願意幹這種義務的事了，我決定非收她公費不辦，所以對她說：

「我當然肯幫助你的，但是請律師要錢的。」

「請律師要錢我是曉得的，但是請少爺體念我家窮苦，格外便宜就是了，」這中年婦人說時緊鎖着雙眉。

「當然便宜！大家都是十幾年的鄰居了！」

「謝謝少爺！但不知要多少錢？」

「既然彼此相熟的，我也不必說得大了，算了一百兩銀子好了。」

「啊呀！」她說得聲音很高，接着說：「我們那裏來這許多錢呢？」

「這還算大嗎？我因爲你，所以特別便宜了！你看我這裏開銷何等；不能與那種茶館店裏的律師比的，他們三塊五塊錢也肯出庭的，但是他們拿到了錢，出庭時候又不肯說話，有時竟然會有應該判決一年的罪反而判決鎗斃的。你自己想想那裏合算！」

「但是我實在沒有這許多錢呀！」

「你不再想想，假使你的丈夫吃了官司，你的鐵店還開得下去嗎？你一家的衣食還能支撐下去嗎？我勸你不要爲了要省一百兩銀子，將來度苦日子倒底沒有趣味的！」

「少爺！你這話說得很對，可是我家裏實在沒有這許多錢呢。」她說時忍不住嗚嗚着要哭出來了。

「沒有錢請什麼律師！吃吃官司也不要緊的，隨便你罷！」

「唉！這箇年頭真是破財！做師父的打學徒也要吃官司，這是什麼法律？我記得我丈夫額角上的創疤，據說也是從前當學徒的時候給他的師父用鐵錘打的，並且曾經因爲流血過多而昏去一日一夜，那時也沒有吃官司呀！」

「隨你吧！據我看來這案件，假使不請我去，將來一定判十年。」

我的答辯約略如左：

「……被告所犯的罪是不應適用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的規定的。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載明施用足以致死或重傷之方法而傷害人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現在本案的被告，他是施用鐵棒打傷告訴人，當時已由本律師請堂上注意，記明筆錄了。這刑法上所規定的是施用足，就是如果本案被告用腳踏傷了告訴人，方可引用這條刑法。施用鐵棒以致重傷後引用這條刑法，是完全差誤的。……所以請求判決被告無罪。」

這時我留意到承審推事的面部流露着一種輕視的微笑，使我心中極爲難堪。正在不解其原由的當兒，那捕房律師立起來說道：

「……照被告辯護人所陳述的話，那刑法一定再要加添幾百條了。譬如說用鐵棒打的，刑法上應該載明施用鐵棒；用木棍打的，載明木棍。這樣下去，因爲致人傷害的施用方法，無止千百，刑法一定可以訂成字典一般厚了。……哈哈！」

捕房律師在刑庭上，除了推事以外，有如「村中無虎犬爲王」的身份，他說話時一種傲慢態度，使我心恨不止。而且法庭上聽衆們又大笑了一場，那推事也失掉了維持秩序的尊嚴，竟然也搖搖頭笑了一笑，然後說着：

「辯論終結！」

我仍等着靜聽宣判，結果這被告判決了兩年徒刑。

法庭上匆匆回到寫字間，叫書記進來解釋第二百九十四條刑法。書記解釋得倒很清楚，他說這「施用足」不應該讀斷的，「施用足以致死……就是「施用可以致死」的解釋，這裏的「足」並非就是「脚」。

正在坐着默想這才法庭的丟臉的情形而心中有怒無處發洩的時候，那鐵鋪主婦忽然又來了。她哭喪着臉進來說道：

「我請你出了庭，我的丈夫仍要吃兩年官司。」

「這是什麼話！打傷了人不吃官司，叫誰去吃官司？」我就說。

「你當初說請了你就會吃官司了。」

「那個說的？那個說的？打傷了人還想不吃官司，那還了得！」

「那末我出了九十六塊錢，買兩年官司叫我丈夫吃。快快把昨天付給你的九十六塊錢還我，快快還我！」

我聽了她這話，就把桌子重重一拍，高喝道：

「你什麼時候付我錢的？我看你可憐，所以爲你出了庭，果然判得很輕，你現在還想索詐嗎？我們這裏收了你的錢，一定有收據的，你拿收據來取錢！」

「我沒有向你拿收據，我昨天親自在這裏交給你的，謝謝你快快還我！」她竟然放聲大哭起來。

我就罵着她：

「快快滾出去！滾出去！」

她還是不肯走，我不得已使茶房把她推出去。她在門外高聲大罵：「這種不要臉的律師！絕子絕孫的律師！」我只得裝做未曾聽到。

體的三個字底下，有「南下辭行」。我懶得想這辭行門口，看見那「成公館」的銅牌子已經沒有了。問問他們同住的，說是昨天夜裏走的。這時我發見他院子裏躺着一張「龍訊」的紙條，拾起來一看；上面是用復寫紙印出來的：「要人行跡——確訊——廿二日夜成世魁由津南下。」正在這當兒，門口有個小老頭兒問，「這真可有個姓成的？我一打聽，原來這位老頭兒，託那某大人手下的大紅人成老謀件差事。老頭兒前天送了成老二百塊，答應着五天後給回信的。」二十二年秋，天津西沽。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安靜一些，利士，」吉士勸告着他。「你又在發你的神祕的病了呢。」
 「混賬！」那年輕喊了起來。「我說我一點也不知道已經多少次了啊！」
 「我們祇是想把什麼事情都證明得更確切些，」范思和平地告訴他。「而你却以為令姊的慘死不必找一個水落石出。」

利士微微地舒了一口氣，受着很大的感動。

「哦，我得告訴你們我所知道的一切，」他說時，把舌尖舐了一下乾枯的嘴唇。「但在這裏發生了任何一件事情，我總要受着責難，安德也是如此。至於給球麗報仇和懲處殺安德的人，在我看來並不需要相等。他生活在一種失常的情形之下，已經夠久夠難受的了。母親把她關在屋子裏，要她侍奉，似乎她是一個僕人。」

范思領會似地點點頭。接着他站起來同情地把他手攔到利士的肩上。這情形簡直不像他做的，我完全覺得驚異了；因為范思的熱烈的感情永遠潛藏在內面，很少這樣表現到外面來。

「不會讓這悲劇再來攪擾你太厲害的了，」陸先生，他確切地說。「你或者可以這樣信託我們：我們是盡着力在找出和懲治那殺死安德小姐的人。——我們現在不再打擾你了。」

「好的。」用一種神祕而勝利的眼光看了一下他的哥哥，然後走了出去。

「利士是一個古怪的人，」吉士說，在大家沉靜了一下之後。「他把他大部份的時間化在研究數學和天文學的問題。要在屋頂裝一架望遠鏡，但母親不許，他並且不甚健康。我告訴他，他太少吸收新鮮空氣了，但你看他那種對我的態度。因我喜歡玩高爾富球，以為我是一個沒有腦筋的人。」

「你所說的神祕病是什麼呢？」范思問。「令弟似乎是有着瘋狂症的。」

「哦，不；並非那樣，雖然他在緊張的情況之下，立刻會全身抽搐。他很容易受到刺激而忘記了所把握着的東西。白隆說這是 Hyperaenias Thonia 症——不管他是不是。他工作的時候變成怕人地慘白，還有一種驟然發抖的病態。以後是會變得更厲害的，現在雖不過如此。他所需要的運動——至少得在空曠的地方磨練一年，放下他的書，圓規和丁字尺。」

「我猜令堂對於他多少是特別親愛的。」

「多少有些兒。」吉士沉重地點點頭。「母親除了她自己以外盡力寵愛他。總之，她從不折磨利士像折磨旁人那樣。」

范思又走到下臨著東河的窗邊，站着望到外面。他突然地轉了過來。

「後來，陸先生，你可找到那支不見了的手鎗嗎？」他的語氣變換了；他那種柔和的態度已經沒有了。

吉士一驚，很快地望了葉達一眼，他現在變成非常留意的樣子。

「沒有，天曉得，我不會，」他說，手足無所措地，他伸手到口袋裏去摸取煙咀。「關於那支手鎗也是怪事。雖然我永遠放好在書桌抽屜裏的，已告訴過他，當他說起的時候，」他用煙咀指着葉達，似乎他是一個沒有生命的東西。「我不能真切地記得已有多少時候沒有看見那

，這也是例外呀。那末，這種券面上的號數，行的話，應請在券面上，加印着中國一般民衆何以祇刊了「洋碼兒」——亞刺伯字，却不附着所認識的中國數目字，以免一般愚夫愚婦，既中國的數目字呢，這不是故意地向敵敵鄉老，花了錢，買了券，還要罰他們死記「洋碼兒」尋個開心嗎？

這就是記者，謹代表那位鄉農和一般不識「洋碼兒」的民衆們，向發行獎券當局們，呼籲求獎券利益的澈底民衆化，如果下期還繼續發的一個心願。

東西了。但，雖然如此，牠會到那兒去呢？精透，這是神祕的。在這兒的人誰也不會去碰到牠，僕人收拾屋子的時候也不會動到抽屜裏的東西。多麼奇怪的事情。」

「你今天可曾留心去找呢，像你昨晚所說的？」葉達問，像和人打架那樣地把頭望前一衝。是不是因他保持着竊賊的推測，所以他得裝出這恐嚇的態度，我不能斷定。但當葉達遇到困難的時候，他總是凶凶然的；在探察中的任何一個錯亂，都能深深地使他感到困難。

「當然，我是找過的，」吉士答，有些不客氣地忿怒。「我在屋子裏什麼地方都找過了。但那東西完全不見了……或者每年的大掃除中已不留心地丟掉了。」

「這是可能的，」范思表示着同意。「那是那一個的鎗呢？」

「一種老式的三十二號。」吉士做出追憶的樣子。「柄上鑲着珠，鎗管上鑲着花的，我不十分記得了。我在十五年前——或許更長些——到阿特明大克露宿時買的。練習打靶用的。後來玩厭了就在抽屜裏和別的廢物在一塊兒。」

「那末，那東西用起來不十分費力嗎？」

「我記得是這樣：我買來時很緊，後來把機紐收拾了一下，就非常好用，祇須輕輕一撥，子彈就出去了。那完全爲了便於打靶的緣故。」

「你還記得放好的時候裏面裝有子彈的嗎？」

「不能說。或許有的，這是隔得長久的了——」

「那末你的書桌裏可有合得上那支鎗的子彈呢？」

「現在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了。那裏一顆也沒有退下來的子彈。」

范思重又坐了下來。

「好的，陸先生，假使你找到了那支手鎗，請你對麥根先生或葉達偵察長說一聲。」

「哦，當然。非常願意。」吉士回話時態度異常豪爽。

范思看了一下他的錶。

「現在似乎白隆醫生仍在伴着病人，我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和雪頓見一回面。」

吉士站了起來，似乎把手鎗問題擱開之後，他有些如釋重負，走到電鈴前面去。但伸起手却重又放了下來。

「我得自己去招她來，」他說，從屋子裏急急地走了出去。

麥根轉過頭來對范思微微一笑。

「你預測那鎗永遠不會找到的意見，我注意到，已經證實的了。」

「我怕那神祕的武器至少在這件案子沒有弄清楚以前是不會發現的了。」范思是非常地嚴肅；平常那種滿然可親的態度已經失去了。但沒一回兒，他不莊重地揚了一下眉，對葉達射了一個輕蔑的眼鋒。

「或許偵察長所謂的那個賊把鎗帶走了——給那些精緻的影鏤和珠寶鑲嵌的鎗把迷惑了呢。」

「這是很可能的，鎗是像陸所說的那樣地不見了，」麥根說。「總之，我以為你太把這事

情看得重要了。」

「他正是那樣的，麥根先生，」葉達說。「還有，我不知道和陸家這些人說話是對於我們有何幫助的。我昨晚在出事後就在這兒見到他們；我告訴他們是一點也不知道的。祇有陸安德才是這些人中間我唯一要和她談一談的人。她才能給我們一些端倪。假使賊到她房間裏燈是開着的，她一定能仔細地看到他的。」

「偵察長，」范思說，愁悶地搖着他的頭，「你仍不能放棄那不正確的竊賊的推測。」

麥根沉思地看着雪茄的尾端。

「不，范思。我却贊同偵察長。在我看來你的想像才是不十分正確的。我讓你引我到這詢問中太容易了。所以我退到後面而讓你在前面呢。陸安德才是可以有希望幫助的僅有的人。」

「哦，爲了你的信任，奇怪的人！」范思嘆着氣不絕地移動着他的位置。「我說，我們的吉士去帶雪額已化了不少的時間了呢。」

在那時，大理石樓梯上響着腳聲，數秒鐘之後陸雪額同着吉士，在門口出現了。

(第四章完)

文壇登龍術

章克標著

中國連史紙精印分訂上下一冊
再版刻已出書

本書現已出版所有預約各戶，均經原定書處先後寄出，自取諸君，祈速向原定書處領取爲盼。又本書所存無多，欲購從速，本外埠各大書坊，均有出售。每部定價壹圓陸角，不折不扣。

女文學家兼戲劇家王瑩女士，最近與洪深合作主演「鐵板紅淚錄」公映



談人所未談

白丁

談「內兄」與「襟兄」

此革命已經成功(?)之時，欲求「天下太平」者難矣！

談留學生

十月三十日申報第三張本埠新聞末版雜聞欄，載有「回國學生組織美報」新聞一則，其末幾句爲：

「內兄」與「內子」同自一婦人器官中出，關係之密切，自不待言。今人善用內兄掌理機要，實無可諱議，蓋總較別人靠得住得多；至於「襟兄」則有「連襟碼子」之雅，其末幾句爲：

……其社址暫設廣西路武

陵坊五號，屋內設備完全，裝

璜華美，一望而知其爲留學生

所組織也。

此文之妙，妙在因「設備

完全裝璜華美」而將「留學生」

善於「設備」，精於裝璜的全

副好本領曲曲寫出，使人「一

重得體，莫過於此，不則，在

望而知」，吾人讀此，未有不拍案叫絕者！

咱想：上海「設備完全裝璜華美」的大商家夥矣；但不知是否都是「留學生」所組織？留學生輩除有爲人爲己「設備裝璜」的技能外，有否有其他異於「不留學生」的本領？在下不敏，敢以杜撰小新聞一段，貢讀者解頤。

……右手持刀，左手執

又，徐飲樽中之「巴的溫」，漸舒其皓腕，徐剖盆中之大閩蝦。剝壳去皮，轉瞬竣事。其雍容華貴，不急不躁之紳士態度，一望而知其爲留學生也。

然則「留學生」太不值錢

談女作家王瑩

(靜)

陌生人的殷勤，禮貌，恭維，一切，總不會當面給你難堪，或下不去；那是只有人稱爲「戲劇之花」的王瑩；但王瑩，不覺誰，誰即使愛她不得而恨她，大了不得微詞罵罵，只要你忍心，她却不忍心來管你。爲這事，她曾埋在被蓋中流過傷傷心心的一滴兒，淚。

比她年輕稱他也许是「弟弟」，比他長，她不是「先生」便是「老師」甚而至於叫你「爸爸」，都肯。

這真警告你：木街翻造，車馬當心！

從前曾經有過一個藝術劇社的團體，有些自許爲多情的「忠臣孝子」的一團團得烏烟瘴氣，沒有一個不在最終的一幕裏，將野心顯露上了一個深重的鉛灰。因此那團體居然以「明園今日跑狗」出名。而牠即是個輪廓圖下美目的電光影兒。

她看過托爾斯泰復活影片，大大地感動，此後她每逢一拍照便照那多姿的雲髮，加一條白的頭巾，終于這使她成功了托爾斯泰的最仰之徒。

她有一顆漠不關心一切但又熱愛人世的真心，比方她說幾條修道院的純潔生活，但她却每星期期日要同她的保守三年友誼歷史的一個最要好的男同學打幾次深長的開水。她痛罵一些「左傾右離」的革命女工，但她却愛慕馬路上無家可歸的失業工人的孩兒。她討厭升沉人世「老奸巨滑」的男子，但她却與精明老練的漢子周旋。她不喜歡男的，但並不

大同女的接近。

革命時代她當過出生入死的女兵，謝冰瑩女士就和她同是行伍姊妹出身。她的生身父是奢侈品買辦；但她却過的儉約的生活。她會弄川津粵各味菜清而且弄得很好，她常常對着像片上老古時裝的媽媽同她自己的音容，十幾分鐘默默地不講話。平時愛的那那口不停腔的歌喉，宛轉得如同關市上的烏籠。

總之，她是個不平凡的平凡女子；她飽經多方面形影的生活，她生在安徽(蕪湖)，長在湖南，湖南大名的湘雅醫院她作過看護婦，在武漢地革命，在上海她受大學教育，口齒則來自文化城的北平，住家則住在嶺南的島上。她愛讀玫瑰，太陽，慧星火，血及一切鮮明的紅的東西，但她穿戴全黑全白的衣服。她醉心於著作及長旅，而她今天則專弄電影，成了「明星」。

姑無論男女，沒有能顯術的青春，似水流年，一去不返。前時見到女士的感傷調子力透紙背的小品，知道她正爲着面部的輕浮，苦味了一個青春少女在人間最初次，也最深痛的倒懸的懸境了。假如也有相當于「失意」一類的形容詞能用出來安上她的話，那我也會覺得詩文一類的東西在女士是有一個康莊的前途。

願祝女士的健康。無病地無邪地，遠遠地。

室輯編

◎天氣漸涼，是燈火可親的時候，已到了最好的讀書季節。本刊也得特別努力，以副讀者之望。回顧前出十期，已見循序漸進之痕跡，此後當益奮勉耳。

◎秋天是美術的季節，各展覽會開催，同時又有中德美展籌備展覽之舉行，是很熱鬧的。劉大師攜新夫人成家和女士赴歐蜜月旅行之便，專辦這事，確是公私兩便之舉，於是益信朝裏無人莫做官之言，而風馬牛之為處世成功要訣，更彰明矣。

◎並不是喜歡說人家壞話，其實

是中國社會不健全之故，豈有健全之社會而容此種事實之產生者，中國的美術是否值得西漸，蓋為另一問題，當現下國難緊急之秋，似不必悠悠作此等無益之宣傳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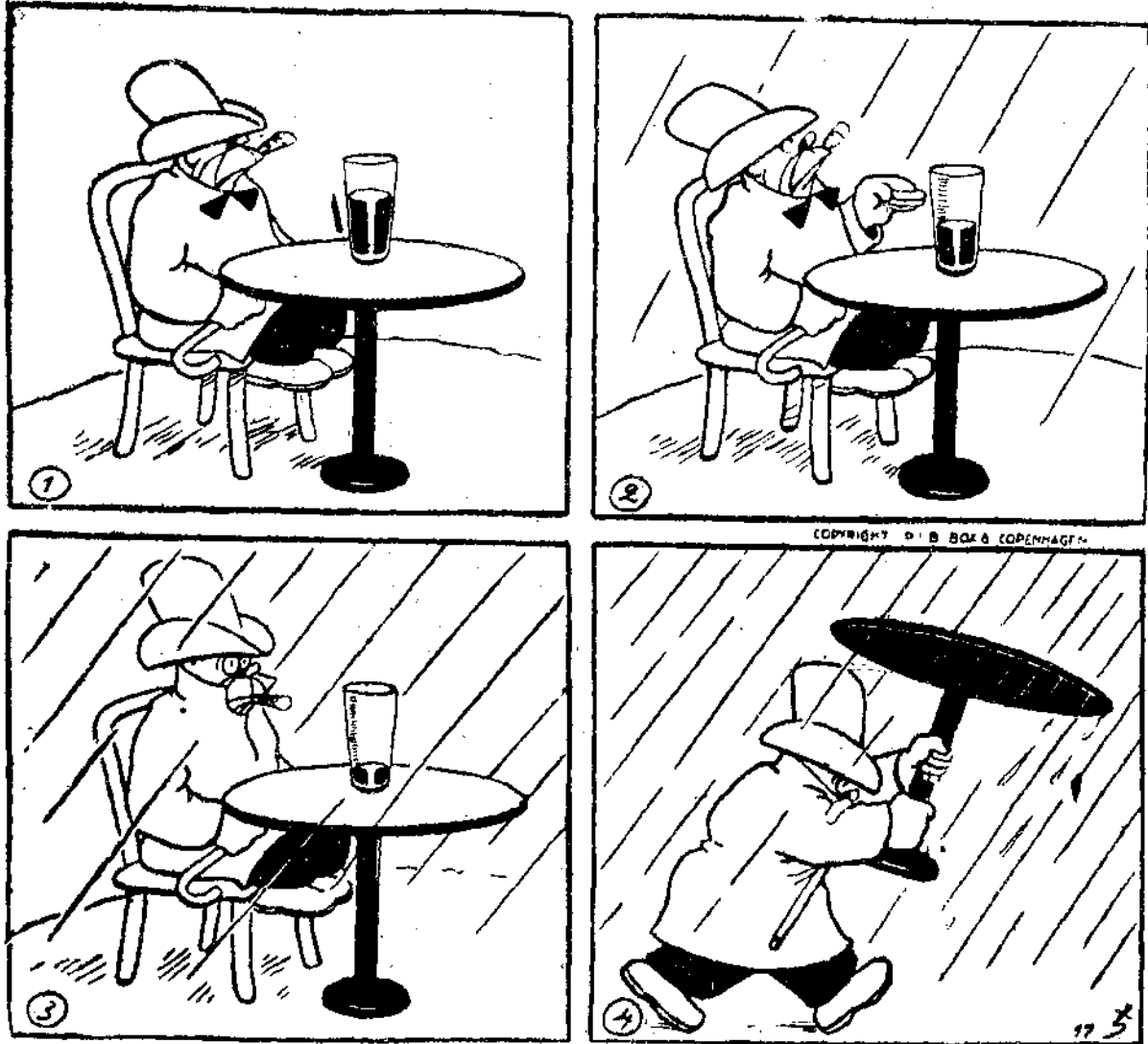
◎但是，可指摘的正多着呢，文壇上的混戰，不是大不可必嗎？爲了很不關緊要之事而作意氣之爭，有何好處？於是本刊乘便得表明態度，能參與一切無聊之爭論，而只發表我們的所信。

◎懸賞應募者極多，現正在逐漸整理中，仍有未寄全份者，只好割愛了。

◎本刊已是第十一期了，承讀者的擁護，銷路日增，使本刊同人十分高興，能起勁工作，是可喜的。那麼再會了。

安得生

瑞典漫畫名作



特別雨傘

藝華被搗毀之寫真



有閑言者

曾迭

，必有神經衰弱之虞，最好以「文盲」充任，方為萬全。

第一期航空公路建設獎券，頭獎為二六六二二號，第二期航空公路建設獎券，頭獎為四三三三三號，二號雖均未售出而若將該二號碼中之數字相加則均得二十之數，下次獎券發行時。購者可將凡數目字相加得二十之數之獎券如○五五五五號，○四四四四四號等完全購進，則必得頭獎無疑，且可開頭獎售出之紀錄也。

游泳家史氏兄弟，於南京浦口之間作橫渡長江之壯舉，海軍部特派軍艦兩艘，停泊江面掩護，結果，史氏兄弟安然

奏凱而返，既未果腹亦未受輕傷，海軍掩護之功，可謂不小，此或許即是海軍部陳部長所稱海軍五年計劃之一部，則海軍五年計劃，未必為五十年來之一大笑話。

蔣委員長電請中央，重申普羅文學禁令，大約為避免左傾思想，與奮青年，內政部亦以神怪淫小說，充作坊間，斷傷青年，因之有在滬組織審查會之舉，但此項審查委員，委派極感困難，若年事過高，未免老眼昏花，認不清楚，若係青年則忽然與奮，忽然斷傷時候也。」

牌子最早

出品最好

信譽最老



地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電話九〇三五八號
九一三三一號
電報 一二二二二號

上海華豐印刷鑄字所

TELGE & SCHROETER

S H A N G H A I

本行機器部常備各種現貨機器陳列樣子間備客選購對於印刷廠鐵工廠各項機器尤夥常駐專門工程師代客計劃各項實業工廠如蒙惠顧詢問無不詳答

上海四川路一二二號

德商泰來洋行

電話一七三〇九號

中國美術刊行社改稱

時代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啓事

本社成立以來出版各種美術圖書雜誌深得各界歡迎茲擬擴大出版範圍並求業務發展特行增加資本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為切合名實起見自十一月一日起改稱時代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時代圖書公司)特此公告

十日談投稿簡則

一、本刊為社會大眾一般讀物，輔佐文化，宣揚藝術，批判社會，記述現狀，各項稿件，均極歡迎。
一、來稿一經刊登，酌送酬報，版權亦仍為作者所有，惟本刊有出版之優先權。
一、本刊文字，以語體為主，並須用新式標點。
來稿如係譯文，應附原文，或注明原文出處，以資查攷。
一、本刊每逢十日出版，收稿以逢五日為止如在五日以後收到者當刊入次期。
一、本稿不論文字畫除預先聲明及附足回函郵資者外，概不負保存或退還之責。
一、本刊收稿一秉大公，收稿人請勿輕人介紹，以免糾葛麻煩。
一、來稿逕寄上海福州路九十一號本刊編輯部，勿寫私人姓名，以免周折延誤。
(一九三三年九月廿)

上海福州路九十一號
上海福州路九十一號

十日談旬刊社
十日談編輯部

發行
編輯

十日談



實之人婦族蒙古蒙

時 代 五 卷 三 期

蒙 家 邊 西 北 專 號



時 代 之 蒙 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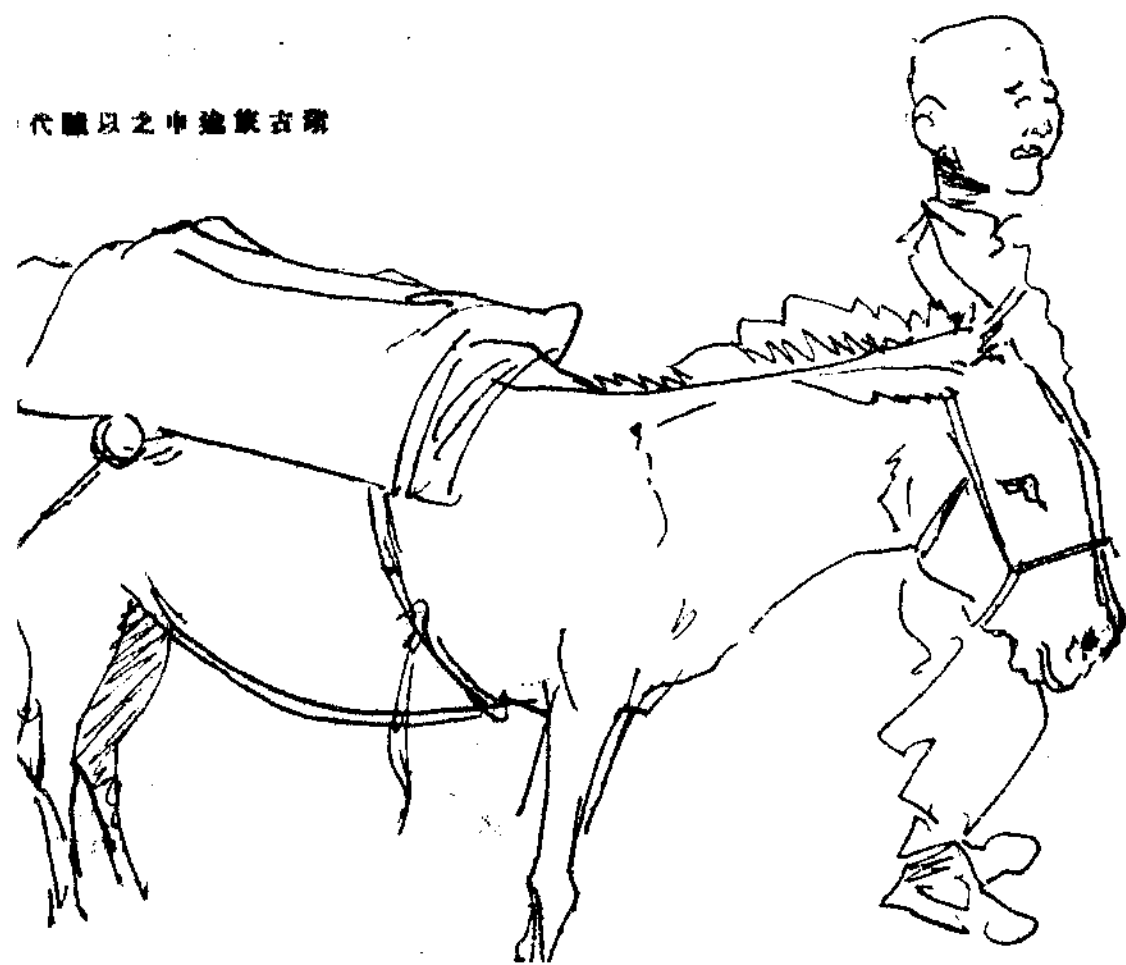
出 版 預 告

- 遼甯！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斷送
了！
- 帝國主義的暴力正向着我們的西北伸張
了！
- 察哈爾的多倫，沽源，也被日本擄去了
！
- 二十年來若即若離的蒙古，現在到了決
定最後運的命關鍵！
- 西北是中華民族的財富
- 蒙古是中華民族的糧倉
- 本刊抱負絕大之使命
- 披覽蒙邊西北之現狀

時 代 北 圖 書 公 司

五 十 九 路 州 福 海 上

代 購 以 之 申 遠 蒙 古 蒙



版 出 日 一 月 二 十

角 四 册 每 售 另

增 不 戶 定